

雅波小說集



山朋

大馬文叢 1

雅波著

大馬文叢 1

崩



由蛙聲談起

(代序)

××兄：

近月來，天老是下着雨，有時，從大清早直下到深夜，雨一停，窗外就傳來一陣陣的蛙鳴，那聲音即單調又嘈雜，綿綿不絕，煩死人，想要坐下來寫點東西也不能，你說該怎麼辦？我們實在沒法使牠們不叫，看來只好找一處沒有蛙聲的地方，避靜避靜，可是，這蛙聲却像鬼魂似的老纏着人。

近年來，文壇上也出現了一羣蛙，整天咯咯叫；教人應該那樣，應該這樣，罵這個人寫的不好，那個人寫的不現實，自己却不肯靜下來動筆，拿出作品來讓大看看。還有一些却整天掛着「作家」的牌子到處幌蕩，沿街敲鑼打鼓，唯恐不受人注目，這兩種人最怕靜，一靜下來就担心被人遺忘了，所以非咯咯叫不可。

說到這些蛙，不由的叫人想起一些真正肯用心寫作的人來了。你會說過最喜歡讀雅波的小說，雅

波就是一個耐得住寂寞、肯默默的耕耘的年輕寫作者。他天天都在寫，我說「天天」一點也不過份，他幾乎把全部精神和時間花在寫作上，他寫小說，又寫「深山寄簡」。讀過他的「深山寄簡」的讀者，都很想念他的柔柔。我在一本雜誌擔任編輯的工作，雅波常把「深山寄簡」寄來，有不少讀者讀後寫信問我：柔柔是誰？柔柔美嗎？改天，有機會我也要問問雅波。

我真佩服雅波的創作能力，他寫得很勤，我們時常可以讀到他的小說，他從來不叫喊，也不掛着「作家」的牌子，招搖過市。幾年來，總是默默的埋頭創作，他所拿出來的作品雖不能算是傑作，但是都有一定的水準，有自己的風格，讀他的小說，我們單看作品，從他那清麗的文筆，便可知道作者是雅波，這應該說是雅波的成功。創作，如果不能樹立起自己的風格，那就不能算是創作了，至少那是成熟的，作者必須讓讀者從作品中看出自己的一貫風貌，在讀者的心里烙下深刻的印象，那才是創作的目的。你喜歡讀雅波的小說，那是因為雅波已在你心中塑造了獨特的風貌，這風貌是雅波的，雅波就是雅波，不會是麥秀。

雅波最近擬出版一本小說集，書名叫做「崩」，由犀牛出版社出版，列為「大馬文叢」第一種。出版時，你應該買一本來讀，你一定會喜歡的。

剛下過一陣雨，窗外蛙聲四起，煩死人，這蛙，真他媽的！

麥秀

七一年十二月四日于升旗山下



目錄

由蛙聲談起（代序）

後記	掠	毀	裂	崩	溺
134	86	61	35	18	1

溺

教授病了，我們提早放學回家。

走在長長的柏油路上，我無聊的踢着街邊的碎石。

「方正，下午我們去聯邦戲院看『龍門客棧』，好嗎？」小王從後趕上，拍着我肩膀問。

「沒空。下午我還要趕寫一篇哲學報告。」我撒個謊。其實報告前幾天已寫好了。

「不去拉倒！」小王不在乎的聳一聳肩說。

走到岔路口，與小王分手。

數着電燈杆。

一、二、三、四……

五十七！我照例停下脚步。

籬笆的門合攏着，從外偷窺，我見她正在屋內車衣。她低着頭，靜得像一座山。她獨自一人靜坐時，總給人一種淡然孤獨的感覺。心中很憐惜她。

驀然，她彷彿發覺了什麼，抬起頭向外望。

五十八，五十九……

我忙數着電燈杆，避開去。

六十二！在第六十二根電燈杆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媽！」我一進屋就喚道。

「回來了！」媽半蹲着身在劈柴，抬頭應了我一聲。

我把書放好，脫了外衣，從媽手中接過斧頭：「媽，妳歇會，讓我來。」

那個影子又在腦海出現了。憂鬱的臉，長睫毛和挺直的鼻樑，端莊嫻靜，有一種含蓄的美。……

這麼一個美好的女人，為什麼她的丈夫常不在家？又沒有兒女陪她，也怪寂寞的。

媽的，她是別人的太太，你管這麼多幹啥？我不禁罵起自己。

我用力揮着斧頭，大力的劈下。

木頭一塊塊的劈開了。

但她的影子怎樣也劈不開……

教授在講台上講解着『哲學的主體性與道德性』，我一點都沒聽進去。

下午研討課『漢朝的崛起及對日韓的影響』，同學們競相發言，我却異常的沉默。平常我是發言最多的一位。

休息時。小王關懷的問：「你不舒服？」

「唔。」我漫不經心的應道。

「那裏不舒服？」

「這裏。」我指着心窩說。

「心臟病？」他故作驚人狀。

「去你的！」我把他推開。



週日。

我獨自在家讀英文。

驀然，有人在門上輕敲了兩下。我懶洋洋的立起身，把門開了。

「請問方老太太在家嗎？」那聲音很柔很好聽也很女性。

原來是她，那我常偷窺與暗想的女人。

「哦？……請進；請進……」我怔了一怔說。她站在門口。「方老太太不在家嗎？」

「我媽剛出去，有什麼事嗎？」我說得很不自然。

「啊！原來是方先生。」她勉強牽動着嘴角微笑。臉上泛着一份淡淡的哀愁。

「我該稱呼你什麼？」

「我丈夫姓鄭。」她幽幽地說。

「哦，鄭太太，請進來坐吧。」

「別客氣，不坐了。我家那架縫衣車壞了，我想問你媽媽，鎮上有那家是修理衣車的，明早替我

找一個來看看。」

「讓我到你家去看看吧，或者我可以弄好。」我自告奮勇的說。老實講，我對自己也沒有什麼信心，平日媽那架老爺衣車失靈了，我就把它整架拿來「分屍」，幸運的話，就給我修好了，不然還是一樣要麻煩修理工人的。這回我大言不慚，一口承擔去爲她修理，我也不明白是爲了什麼？

「這不是太麻煩你了嗎？」她有點過意不去的說。

「沒關係。」

她在前面領路，我倒數着電燈杆。六十二，六十一……

五十七！她把籬笆的門推開，我走了進去。

第一次走進她的家，心中就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家裏亂七八糟，你別見笑。」她歉然的說。

「比起我家就乾淨得多了。」

「你還在唸書吧？幾年級了？」

「大二。」

「年紀輕輕就唸了大學，可真了不起。」

「那裏，那裏。」我窘極，雙手不知往那裏放才好。「鄭太太，妳的衣車放在那裏啊？」

「就在那牆角邊。」她指着說。

我蹲下身，打開衣車檢查。

靠着平時的經驗，幸運的我很快就發覺到有兩顆螺絲釘鬆了，我小心把它鑽緊。



站起身來，我坐在椅上試踏着。

鄭太太俯着身觀看，她與我靠得很近，我可以聞到從她身上發出來的迷人女性氣息。但我敢抬頭看她。」

車針滴滴答答的響着。

那隻針，像我的心，上上下下的跳動着，我感到極度的不安。

我的呼吸開始緊促，我的臉在發燒。

「好了？」她喜悅的問。

「唔。」

「謝謝你，方先生。」

「不敢當，我年紀還小，叫我方正好了。」

「你真行！」她讚道。

「鄭太太，還有什麼事嗎？若沒事，我想回去了。」我告辭說。

「急什麼？喝杯茶再走吧。」

她捧來一杯茶，我當着她的面喝了。

她送我到籬笆的門外。

我垂着頭，深怕別人看見，那彷彿是一件罪惡的事。

媽已回家，她問我上那兒去？我告訴了她。

她聽了，臉上不悅的說：「以後少上她家去。」

「爲什麼？」我不解的問。

「你一個大男人，光天化日跑上一個有夫之婦的家去幹嗎？何況她的丈夫不在家，給別人看了，

像什麼話？」

「她丈夫幹什麼的？」

「是個海員，一年難得回家一次。」

原來她丈夫是航海的，難怪從沒有見過他。

隔晨。

我上學時，看到鄭太太在屋前曬衣服。溫暖的陽光照在她秀麗的臉上，兩頰紅紅的，額門上還沁着汗珠，有一種婦女成熟的美。

我故意走近籬笆，想讓她發覺我。

但她却一心一意的扭着濕衣服，沒有注意我。

良久，沒有反應。我又不耐煩的叫她，只好失望的走了。……

講堂裏。

外國教授正教着「西洋經濟史」。

我用紅筆在紙上畫大圈，假想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她，我和她在一起，就一路兒圈到底。

小王坐在我左旁，輕聲問道：「你發什麼呆？一章都教完了，你半個字都沒記下？」

我把紙拿高給他看。

「畫圓圈幹啥？」他摸不着頭腦問。

我在圓圈旁註上兩字：人生！

「哦？」小王更加莫明其妙了。

我對他含蓄的傻笑……

鄭家的男人回來了。

我見到了他。他的年齡大約比她大十餘歲，與她站在一起，很不相襯，宛如父女似的。高大的身材，滿臉鬍子，像三國演義裏的張飛。

我在小巷徘徊着，見着什麼東西都踢上一腳。

堆聚在路旁的牛奶罐，每一個都給我踢到凹進去。

小毛頭的皮球滾到我腳邊，我用一踢，就把球踢得遠遠，不見了。

哇！小毛頭放聲大哭起來，他向我索球，我可不管他。

在路角的地方，我看見了她，穿着美麗的衣服，打扮得很時髦，親熱的挽着那『張飛』鑽進三輪車去，大概是去看電影吧，我想。

「呸！狗養的。」

我不屑的吐了一口濃痰。

過了沒三兩天，經過她的家門，忽然聽到他們大吵大鬧起來。

我不知爲了什麼？

只見男的忿忿地走了。

女的哭到死去活來。

我走過，有點可憐她。

「呸！狗養的。」這回我只罵那男的，並不罵她。

老習慣總改不掉，放學時照例要在她的籬笆外逗留一會。

一天，郵差經過時，突然遞給我一封信說：「先生，你的信。」

我接過一看，信封上寫着：「李淑君女士收」。

原來郵差誤會了，以為我是住在這兒。李淑君？大概就是她的原名吧！

我猶豫了一會，最後還是走了進去。

門沒上鎖，只是反掩着，我輕輕地推開。

屋內的設備我是熟悉的。此時她却不在，我正待退出。

忽然流水滴答的聲音却吸引住我。

水聲來自浴室，原來她在出浴。

她還斷斷續續的哼着不知名的小調。

滑下。……

浴室是由幾塊破板釘起來的。從外望去，我可見着她潔白的足踝，清楚的見着晶瑩的水珠從足踝

我打了一個寒顫。

臉上慢慢開始發燒，呼吸也隨着緊促。

她的歌聲變成一種很引誘，很淫蕩的聲音。

我有着莫名的衝動，丹田漸漸熱起來。

有一種慾望在心胸熱辣辣的燃燒，燃燒……

「有人在外面嗎？」驀的，她止住流水的聲音，高聲的問道。

哦，我心一驚，怕她發覺是我，趕忙把信往桌上一拋，就胆怯的往外急奔。

不敢回望，一口氣跑出她的家。

立於太陽底下，我連做深呼吸。

我竟有一種卑鄙的偷窺狂。

這種事情是我一生中從沒經歷過的。

那夜，怎樣也睡不着。

坐起身來畫大圈，一直畫到天亮……

晨曦照耀下。

我精神不振的挽着書本上學。

遠遠地，我就看到了她正向這兒走來。我故意把書本弄跌，俯着身慢慢地檢起，本想讓她走過了，才立起身來。沒料到當她走近時，竟爲我檢起幾本簿子。

我不得不抬起頭，尷尬的對她笑道：「妳早，鄭太太，謝謝妳。」

「你的臉色很不好，別太用功。」她關懷的說。

「是睡眠不足。」

「以後該早點睡。」她的話很柔。

街上的行人越來越多了。做買賣的，上工的，上學的……，都紛紛而出。

頓時，街道變成很熱鬧起來。

她忽然想起什麼似的：「昨天下午你會到過我家嗎？」

我心一怔，結結巴巴的說：「沒……有……沒有……。」

「那大概是郵差吧。」她自言自語道。

我耳根在發燒，每次我撒謊總是這個樣子的。

這時，小王走過，向我招一招手。

「再見。」我向她輕聲說。

她微笑的揮一揮手。

我趕上小王，與他並肩走。

「那小妞兒可真漂亮！」小王笑着說。「她是誰？」

「別人家的太太。」我沒好氣的對他說，心中在罵他真多事。

「唷！你可真有一手啊。別人家的太太也能搭上。」小王高聲的說，路人投來驚奇的眼光。

「少胡扯！」我厭惡的說道。

「可真像個風流貴婦似的……。」小王不知趣，還繼續說。

「住嘴！」我向他怒喝。

「怎麼了？」他莫名其妙的望着我，他被我這突如其來的喝叱嚇呆了。

我真想揍他一頓，但却強忍住了。

撇開他，我加速腳步離去。

「方正！方正！你這算什麼？……」

小王在後瞎喊，我沒管他。

吃晚飯時。

媽對我說：「今早有人見到你與鄭太太談話。」

「有什麼不對嗎？」我不悅的問。

「她的名譽很不好。據說她是那海員的情婦，並不是真正的太太。那海員已有四個老婆了。這次他們吵架，就是因為那海員不肯與她一起去註冊成爲正式夫婦。她的底子也很不清楚……。總之，你還是少與她接近爲妙。你是個大學生，與這種女人在一起，會有損你的聲譽的。……」媽滔滔不絕的說。

「別說了。」我用力放下筷子，離桌而起。

「怎麼？不吃了？」媽詫異的問。

「我吃飽了！」

「飽了？就吃這麼一點點？」媽望着一反常態的我。

我把臉朝向窗外，情緒很低落。

媽的，夕陽中的景色，一點也不美麗。

燕子回巢的吱喳，令我極度的反感與不安。

那個女人的影子又來相擾了，奈何！……

上完夜課，已經很晚了。

我經過第五十七根電燈杆時，忽然之間，我凍住了。

在她門口黑暗處，有一個陌生的男人擁着她在相吻。我在旁偷窺。

不久，她被那男人半拖半拉的擁進屋去。

屋內，燈熄了。

隱隱約約聽到由屋內傳出的嬉笑聲。

我有一種被騙的感覺。

迎着夜風，心裏掠過一陣刺骨的愁哀。

「臭婊子！」我在心中嘶喊。

四周在喊：臭婊子，臭婊子！……

我又在講堂裏用紅筆畫着，這回不是畫圓圈，而是拚命的打叉。

等上完課後，一本厚厚的練習簿，全給我打滿了叉。

小王自作聰明的在旁爲我註上：人生！

我用筆把它劃去，改寫兩個大大的字：死刑！

是的，我已對我的感情判了死刑。

再也不數電燈杆。

再也不在她的籬笆外逗留。

見到她，就遠遠避開去。

迫不得已，碰在一起時，我就把臉轉向另外一邊。

我看出她臉上的疑惑，也看出她臉上的哀怨，但我硬着心腸，假裝根本就沒看見。

一個月後的黃昏。

媽淡然的對我說：「鄭太太搬走了。」

「搬走了？」我茫然的問。

「唔。」媽平淡的回答，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

就這樣搬走了？什麼都沒留下？

是她把我的感情帶走？是她使我苦悶？是她撩起我的情慾？是她使我發狂？……

悵然若失，鬱懷百結。

「正兒，吃飯囉！」媽在廚房喚道。

吃飯？一聽到吃飯我就反胃，有作嘔的感覺。吃飯很重要嗎？

媽又怎樣會了解我此時的心情呢。

2.2.69.

崩

教室裏的人全都走光了。

我把「中西文化史」再從頭看了一遍，然後輕輕地合上。

踱出校門，外頭是一片蕭索與落寞。

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惆悵與空虛。

黃花開始飄落，已是三月。

今天是週末，下午沒課，該去看媽了。

走進了小巷。

小巷盡頭立着一間小樓房，媽媽住在小閣樓上。

爬上了樓梯，門簾外平放着兩雙鞋子。

一雙是媽常穿的綉花鞋，另一雙却是陌生男人的皮鞋。他們定還沒睡醒。我厭惡的又步下樓去。

漫無目的在街上閒蕩着。……………

不知不覺竟走到了動物園門前。

丟下三毫子，售票員就把票撕了。

「一個人？」售票員懶洋洋的問。

「連我的影子，兩個」我豎起兩根指頭說。這句問話簡直無聊到極點。

「哦」他錯愕的望着我。

我才懶得去理他。

綠油油的草地上，小猴子跑來向我討食，我友善的伸出手去，想撫摸牠的頭，冷不防公猴在旁躍出，一把搶過小猴，緊抱在懷裏。牠虎視眈眈的注視着我彷彿怕我再侵犯牠似的。

唉！猴子也有爸爸保護。我的爸爸呢？

知道我家世的人常嘲笑我說，我有一千個爸爸，而一千個爸爸都是雜種。天曉得剛才在媽房中那

個男人是不是一千個爸爸中的一個？

四週很靜。

人猿向我露齒獰笑。

老虎不懷好意的瞪着我。

山豬愚昧的向我咆哮。

野豹的笑很邪門。

長頸鹿傲然望天，牠根本就不看我。

我坐在中央，彷彿又回到了很原始的世紀裏。這裏除了我，沒有人類，有的只是野獸！野獸！野獸！……

凝視着遠處的天邊，天邊竟然沒有一朵雲彩。

靜靜地坐上一個下午。

走出動物園時，太陽已西斜了。

重回媽的住處，門已合攏，她已出去。

我失望的留下一張紙條說我來過。

然後，在夕陽中猛踢着自己的影子歸去。

躺在木板床上，我瞪着天花板發呆。

小王吹着那走調的口琴，遇到吹不出的音調，就把琴在桌子上亂敲一頓，然後再送到嘴邊去吹。荒腔走眼的琴聲在室內斷斷續續的响着。

「小王，別吹了！」我煩極的揮一揮手高聲說。

「哦？」他楞了一楞。

我別過頭去。

他把口琴拋在一旁，撿起一把長尺，竟拍起蚊子來。

「拍！拍！」他拍得很起勁。「哈哈！又一隻……還不死？……拍！……中了！……。」

「別打了！吵死了！」我實在受不了他的困擾，立起身大聲喝道。

「怎麼了？今天大赦，連蚊子也不准打？」小王頓時睜大兩隻眼睛，傻兮兮的問。

我白了他一眼，沒再理睬他。

拉開柴門。

「你要出去啊？」他關懷的問。

「唔。」

「幾時回來啊？」

「我幾時高興就幾時回來，你管不着！」我沒好氣的與他說。

「哦？」他在抓頭。

經過戲院時，意外的遇見了婷婷。

她是個富家女，父親是國會議員，但她却常對我表示好感，而我却常避着她，因我有着很濃的自卑感。

「丘寧！」她怪親熱的喚着我的名字。

「哦。」我的反應並不熱烈。

「你來看戲？」她嬌笑着問。

我胡亂點點頭。

「你來遲一步了，全院已滿座。」她惋惜的說。

「哦？不看也吧。」我不在乎的說，其實我本就沒打算要看戲。

「走，我們上夜總會跳舞去。」她邀請我說。

「對不起，我不懂跳舞的。」我一口拒絕了她。

「不懂跳舞不要緊，我們聽音樂去。」

她的話似乎沒有我反對的餘地。

許多旁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注視我們，我又怎好意思與她在街拉拉扯扯呢？

坐上她的大轎車，我一直都沉默着。

「丘寧，為什麼不說話？」婷婷側着頭問。

「我該說些什麼？」我皺緊眉頭。

「告訴我一些關於你們家裏的事，例如你的父母親或者兄弟姐妹境況等。……」

「我媽媽只有我一個兒子。」我低沉的說。

「爸爸呢？」

「我不知道。或者死了，或者仍活着。」我厭惡的別過頭去。「請別再問我這些，行嗎？」

「噢？對不起。」婷婷有些驚慌的向我道歉，她已看到我臉上的不悅。

夜風吹拂着。

那些霓紅燈，令我的眼很不舒服，我索性把眼閉上。

車在一間豪華的夜總會門前停住。

侍者爲我們打開了門。

領班爲我們選了一張靠近音樂台的桌子坐下。

四周都是黑沉沉的，只有微弱的彩燈閃耀着。

「剛才是我不好，惹你生氣，請原諒。」婷婷再度向我道歉說。

「沒什麼，忘了吧。」我咬一咬嘴唇，不介意的回答。

台上奏着很優美的旋律。

那是一支抒情的曲子。

不過，我却沒有心情去欣賞它，心中只感到有一股說不出的煩悶。

矇矓燈光下，牆角有一個穿着低胸衣服的女人，正在對一個男人格格地笑着，那種笑很淫蕩。那男的是一個大胖子，豬一樣的肚子，喝酒喝到滿臉通紅，呼吸沉重得像牛一樣。

「哎唷，要死囉！」女的嬌罵道。

那男的擰了她的大腿一把。

他們相擁着狂吻。

動作是那麼肉麻與不堪入目。……………

「呸，那女的真不要臉。」婷婷不屑的說。

驀然。

我與那女的打了一個照面，一剎那間，我感到地在震動，身子彷彿要倒了下去。

直等到那陣旋轉乾坤的大震動過去了，心中才感覺到一陣陣絞痛。

「定是個BITCH，賤貨！」婷婷仍繼續輕蔑的罵道。

我呆如木雞。

良久。

我才乏力的喚道：「婷婷」

「什麼？」她疑惑的望着我。

我垂着頭，弱聲而又痛苦的說：「她是我的母親。」

「砰」！沒抬頭看她驚慌的表情，我只聽到酒杯失手跌落在地上破碎的聲音。……………

見我來了，媽頭也沒梳，睡衣也沒換，就高興的拉着我的手責問道：「寧兒，怎這麼久也不來看媽？」

「近日功課很忙。」我撒謊道。我看出她臉上的憔悴與蒼老，鼻中不禁感到酸楚。她揉揉我的肩，又摸摸我的臂，彷彿怕我身上少了一塊肉似的。

「你瘦了，寧兒，別太用功。」媽憐愛的說。

我沉默着，靜靜地接受她的愛撫。

她好興奮，說了許多話。一會問我早餐吃些什麼？一會又問我晚上睡覺有沒有掛蚊帳？一會又說我頭髮長了，該去理了。……

最後，他興緻勃勃的說：「今天難得你來，我們母子兩人到郊外去痛快玩一場！」

「媽」我仰起頭低喚道。

「怎麼了？你這孩子，今天與媽說話，怎竟吞吞吐吐的？」媽不解的望着我。

「我有一件事想求妳。」我期期艾艾的說。

「求我？什麼事這麼嚴重？是不是缺錢用？這還不簡單，媽這兒有。」媽說着就打開錢包。

「不，我不是要錢。」我忙阻止說。

「那是爲了什麼？」媽一臉疑惑的問。

「我希望妳不要再做那種工作了。」我囁囁着說。

「噢？」媽楞了一楞。她料不到我會提出這種要求。

好可怕的沉默。

媽剛才高興的表情全沒有了，她凝視着窗外。

「我知道你已長大，有了學問，竟嫌棄媽了。……」媽的聲調變了。

「不，媽媽……」我知媽誤會了我的意思，忙加以解釋，但我却說不出一個理由來。

此時。

樓下走上一個胖子，我一眼就認出他就是在夜總會見到的那個。

他猥穢的問媽說：「哈囉，甜心，妳說今天沒空，原來是收了個小白臉在家溫存……」。

「呸！你少缺德，他是我的兒子。」媽罵道，同時在他肩上擰了一把。

「哈哈！兒子？可真有意思……」他笑咪咪的說。

我感到一陣惡心，再也聽不進去，立起身來向媽告別說：「媽，我走了。」

「怎這麼快就走？」媽想挽留我。

玩。」

我走到樓梯頭，媽從後趕上與我說：「寧兒，別怪媽，今天真不巧，下次你來，媽一定帶你出去

玩。」

「我不會怪媽的。」我低低的說。

「這兒五十元，你拿去花吧。」媽把錢塞進我袋子裏。

「媽，我還有，妳還是留着自己用吧。」我把錢推了回去。

「別再推了，多買些補品吃，你的臉色很蒼白，該多注重身體健康。」媽柔聲的說。

「媽。……」

「你不再收下，媽可要生氣了。」

我只好默默收下。

當我正要跨出門檻時。

「寧兒！」媽倚着樓梯輕喚道。

我轉回頭去。

她悽然地說：「你的要求，媽可考慮。」

背着臉，我噙着淚水，迅速離開去，不然我會當着母親的面前放聲嚎哭的。

我在日記中寫下——

耶穌沒有父親，聖母瑪利亞生下了他。

我沒有父親，母親也生下了我。

他的誕生，受到萬人膜拜與敬慕。

我的誕生，却受到萬人的恥笑與揶揄。

他是上帝派來的使者。

我想我定是從地獄裏來的魔鬼。

他是喜劇的代表

而我却是悲劇的化身。

.....



托婷婷的福，全校的人都知道我齷齪的家世了。

我並不怪她，是我自願告訴她的。

我並不認為有一個做妓女的母親而感到可恥。媽是個窮家女，從小就賣了給妓院，在一次意外事

件中，她懷了身孕。本來她是可以棄我而不顧的，因她沒有扶養我的責任，但她却毅然生下我，整整養了我十九年。若不認她是我母親，我不是連動物中那隻小猴都不如嗎？

要笑就讓別人去笑吧，我可不在乎。

同學們與我吵架時，常輕蔑的嘲諷說：「哼！有什麼了不起，也只不過是一個妓女的兒子。」每當我聽了這句話，就無言的走開去。

我並不是不想反駁，而只是爲我那可憐的媽媽感到悲哀。……

婷婷不再理睬我。

不睬我更好，我比前更清靜了。我並不很希罕友情。

小王仍然很親熱的與我在一起。

他知道我苦悶，常說些笑話與我聽。

他常想逗我笑，每說一個笑話，就自己大笑不已。

但每當我聽完他的笑話後，都繃着臉說：「不好笑。」

「哦？」他又在抓頭了。

沉默是我的資本。

我越來越不想說話。

我的委屈也越來越多。

媽那兒也少去走動了。

見了面，也無話可說。

有時就在媽房裏，呆呆地坐上一個下午。

媽在流淚，我也在流淚。

她有她的苦衷，我有我的痛苦。

有一天，我哭倒在媽懷裏說：「媽，我實在受不了。」

媽也無限悲痛的抱緊我說：「寧兒，是媽害了你。……」

四周的人看不起我。

我也看不起四周的人。

這世界彷彿只有我一個人似的。

我生活在自己的孤獨城裏，沒有陽光，沒有人情，也沒有慰藉。

我宛如死人，走到那兒，人們就嘲笑到那兒。

他們都認為，我的家世是一篇很好笑很好笑的笑話。

一個接一個的傳開去。

.....

在一個落雨的晚上。

有人猛力的敲打着木門。

小王從床上躍下，一面詛咒着，一面打開了門。

外頭站着一個警察。

「誰是丘寧？」他公式化的問。

「我就是。」我應道，我意識到他下句話，定會令我震驚不已的。

「你媽媽已自殺.....」他停頓了一會，繼續說：「死了。」

「哦，謝謝你的通知。」我木然的謝道。

「什麼？死了？」小王在旁鬼呼道。「丘寧，你有沒有聽清楚啊？他說你母親自殺死了！你怎一



點表示都沒有？……………喂！喂！你要到那兒去？外頭下着大雨啊！……………」

小王想捉我的手臂，我用力甩開他的手。

走在雨中。

風把兩旁的大樹打得沙沙响。

雨水打在我臉上，我一點也不感到刺痛。

四際蒼茫，這世界開始在旋轉，旋轉……………

幾聲响雷，宇宙也開始在分裂。

媽媽，我們已與這殘酷的現實鬥爭了十九年，為什麼妳就沒勇氣再鬥爭下去？

妳說活着是丟我的臉，妳死了，他們會原諒我嗎？

媽媽，你平生做錯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妳不應該到這世界來。第二件是妳不應該生下我。第三件

是妳既然來到這世界，生下了我，就更不應該自殺而拋下我！

媽媽，你怎不爲我想想？

雨越下越密。

我在雨中下跪，仰着頭嚎哭嘶喊。

我要控告全世界的人類！

他們都是殺死我母親的兇手！

.....

.....



15.3.69

裂

圖書館裏。

我已泡了一個悶長的下午了。

書沒看完，我再也呆不下去。挾起書本，走到借書處，辦理借書手續。

「請問有『康德的哲學』這本書嗎？」

驀然，身後有一少女向管理員問道。

我填着表格，沒回轉頭去看她。

「對不起，這位先生已經借了。」管理員指一指我，歉然的說。

我仰起頭，瞥了她一眼，她的眼也瞪着我，彷彿有什麼話要與我說的，但却又不敢冒昧的開口。

「妳很需要這本書？我讓妳先借好了。」我明白她的意思，開口先道出。然後把填好的表格刪去

「謝謝。」她感激的低低謝道。

我淺淺一笑，踱開去。

五月開闊的海風，吹得很令人醉。

漫無目地的走到碼頭；歸舟在夕陽中顯得很美麗。

這彷彿是一個流放季。驚濤拍岸，屈原又在海底咆哮了，我想。

不遠的草地上，我又見到剛才在圖書館的少女。

她正聚精會神的看着那本「康德的哲學」，她坐的姿態很美。

我走過去，並沒有意思要打擾她。

但她却下意識的抬起頭喚住了我：「先生，請等一等。」

我託異的停住了脚步。

「你的借書證。」她把卡片遞給我，並加以解釋道：「你把它夾在這本書裏。」

「噢？謝謝妳。」我真糊塗，到現在才發現自己遺失了借書證。

「你常到圖書館去嗎？」她閃着眸子問。

「不常去，無聊時才去消磨時間。」我望着她那蠻秀氣的臉說：「妳呢？」

「今年年頭才開始去的。我剛從台北回來。」

「去台北唸大學？」我揚起眉毛問。

「唔。」

「唸些什麼？」

「音樂。你呢？」

「我？我什麼？」

「你在大學唸些什麼？」

「誰告訴妳我在大學唸書？」

「你沒唸大學？」她不相信的問。

「沒有。」我聳一聳肩說。

沉默着。

「怎不講話了？」我問。



「我在想。」她沉思着。

「想些什麼？」

「想你爲什麼要騙我說沒唸大學。」

「噢？」我想，她怎能那麼肯定我會唸大學。

「我在圖書館看過你申請加入會員的表格，程度那一欄，你填的是大學。」她看出我臉上的疑惑，索性說個明白。「我本來是想把借書證寄還給你的。」

「我有沒有唸大學，對妳很重要嗎？」我故意的問。

「並不重要。但你不該對一個初見面的朋友就撒謊。」她看我一眼。

對她，我可真沒辦法。

把手插進褲袋裏，我只好坦誠的說：「我是在西大唸文學。」

「你彷彿很怕別人知道你唸大學似的？」

「在西大唸書，這兒的人是看不起，因他們認爲那是一間不夠水準的大學，何況我唸的是文學，更要被人看輕了。在這兒只有國立大學的學生才配叫大學生。……」

「那我不也是？」她的唇角低低地展露一絲笑意。

「我想唸音樂的總比唸文學的強。」我有感而發的說。

「不見的吧。不過我們的工作都是供應人們精神糧食。」

「在這種過度文明的社會裏，人們要的只是物質上的享受，他們是不管精神上的飢餓的。」

「你後悔唸上文學了？」

「我不知道。有些人或者生來就是要從事文學工作的。」

「那你又何必煩惱呢？」她勸慰道。

我注視着她，她垂下眼，睫毛在她的眼角邊圍成一圈，是那樣的謐靜。

這女人給我一種好感。

她低頭看了一看腕錶，輕聲說：「我該走了，學生等着我練琴呢。」

「私自傳授？」

「唔。我還沒本事辦學院啊！」她自嘲說。

「別急，慢慢就會成功的。」

她報我一個感激的笑。

「我該稱呼妳什麼？」

她停止欲走的脚步，側着頭柔柔的說：「我叫白沁。」

「我記下了。」我喃喃自語道。

天快暗了。

海浪很平靜，此時屈原大概已喊得精疲力盡了。

人的命運何嘗不像海呢？風起時，驚濤駭浪，澎湃萬丈，風靜時，平波萬里，深不可測。……孤獨的離去。

唉！這一天又死去了。

回到宿舍。

幾封信塞在門縫裏。

把信拆開，都是千篇一律的公文：空額已滿，希請原諒。若有機會，另函相達。

前兩句是判死刑的罪狀，後兩句是廉價的同情。

白費郵票錢，求職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坐到藤椅上，兩條腿擱在床沿。

想些什麼？想剛才那女人？白沁。她只不過是一個偶然遇見的女人罷了。在生活上，要想遇見這種人是很多的。

想家？爸爸大概又在雨夜的小巷中，顫抖的叫賣一角五分的紅豆沙。媽媽手脚又麻痺不能操作了。

前日，大妹的信上說：「大哥，我已輟學。爸爸说，男孩子讀這麼多書也沒用，何況妳是個女孩，不讀也罷。……………」

是的，我不該唸書，不唸書什麼煩惱都沒有。

驀然，有人在外敲着木門。

「誰啊？門沒關，進來吧！」我懶洋洋的說。

進來的是肥胖房東太太。

「吳先生，這個月的房租該交了吧？」她拉長着臉說。

我把袋裏僅有的錢全掏出，放在桌上。

她話也懶得多說一句，丟下一張收據而去。

乏力的倒在床上。

我把收據撕碎，向上一彈，紙屑撒滿了我一臉，我就被這些收據緊緊的壓迫着、壓迫着。……我要窒息了。

圖書館關閉的時間到了。

我走進電梯，按了一按底層的掣。

但電梯却在二梯停下，門自動開了。

白沁獨自走了進來。

她看見我，怔一怔道：「你在三樓？」

「不，五樓。」

「五樓是天台啊！」她託異的說。

「我在看月景。」我緩慢的回答。

「沒心情看書？」

「唔。很悶。」

踱出圖書館。



雨剛下過，空氣是清爽與帶着寒意的。

「台北有許多名勝，妳都去玩過？」我找不到話題，只好這樣亂問。
「都玩過了。」她簡短的回答。

「好玩嗎？」

「好玩，但總比不上自己的國家好。」

「妳會再回去嗎？」

「我想不會。」她頓了一頓說：「除非這兒不需要我。」

「妳出國是自費的？」

「當然。還有誰會給我們獎學金呢？」她挑一挑眉毛。

「妳的家很富有？」

「正好相反，我是窮苦出身的。」

「爲什麼要唸音樂？」

「那是我的志願。」

「佩服。」

「佩服什麼？」她仰起頭不明的問。

「佩服妳有高尙的志願，雖窮苦也能完成它。」我解釋說。

「完成了又怎樣？理想與現實是相反的，或說是『對立』來的恰當。」她有點哀怨的說。

「妳不快樂？」

「能唸自己喜歡的學科，有什麼不快樂的？」她垂下頭說。

街上的行人很寥落。

「妳教孩子們練琴？」我問。

「也教聲樂。在這兒，唸音樂的只能幹這些。」

「很悲哀，是不？」

「這兒彷彿有着過多沒用的人才。」她頹然的說。

「唔。」我漫不經心的點頭。

死水的夜，街頭很靜。葉在風中飄落，很冷清。我與她並肩走着。

「再轉一個彎，就是我的家了。」她輕聲說道。

「妳一個人住？」我仰眉問。

「還有一位朋友同住，不過她今天不在，回她母親家去了。」

街燈很朦朧。

我們的腳步聲，在寂靜的夜裏，顯得特別清脆。

「我喜歡這種幽靜的夜。」

「你很有詩人的氣質。」她望着我說。

走到了一幢樓房。

她停住了腳步說：「我的家就在樓上，要不要上來坐坐，喝杯咖啡再走？」

「也好。」我並沒拒絕她的邀請。

伴她步上梯級，走向二樓最尾一間小室。

她用鎖匙開了門。

房內設備很簡單，不過却很明淨光潔。

牆角置有一架古老鋼琴，琴架上放着貝多芬的雕刻像。

室內有一種很濃的藝術氣氛。

「這架鋼琴是房東太太借給我的。本來是她女兒用的，但她到維也納去了。」白沁撫着琴面與我

說。

「音調還好嗎？」我按了一按琴鍵。

「不很好，常走音。這架琴的年齡已很高了。你會彈鋼琴？」

「我只是在唸書時期，學着玩的。」

「你很謙虛。」

「對第一次見面的朋友，我不願撒謊。」我憶起她責備我的話。

「你怪我那天說了你？」她也記起那天的事。

「沒有。我的確是沒有好好的學過鋼琴。」我坦白的說。

白沁拉開了窗幔。

窗外，星艙在雲堆裏安眠。

她放了一張唱片在唱盤上。唱機就洩出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樂。

「柴可夫斯基寫過六個交響樂，我想這個交響樂最容易聽。」

「這樂曲寫後不久，他就死了。」她幽幽的說。

「自殺死的，是嗎？」

「很難說，有人說他是患了霍亂症而死的。不過這首樂章的確是一個不快樂的心靈的表白，是他受折磨，罪咎深重的靈魂最全面和最暴露的告白。……」

唱片，旋轉着。樂曲在室中迴蕩着。

我暫時把一切煩惱拋棄，走進音樂的領域去。

樂曲又換了，那是巴哈的風琴曲。

我們就這樣靜靜的坐着，一首接一首的聽下去。

窗外的星已隱去。沒有月，有一種很淒迷的美。

霧水把玻璃窗染成濛濛的一片。

偶爾，風把落葉送進室內，給人淒涼的感覺。

好久，好久。我才立起身來。

「要走了？我還沒請你喝咖啡呢。」

「不用了，濃咖啡喝了反而不好受。」

「還會再來嗎？」她柔聲的問。

「我會來聽音樂的，謝謝妳的招待。」我低低的說。

轉過頭去，我在玻璃窗上劃下「晚安」兩個字。

她也沒說話，輕輕地點了點頭。

走在街上，我仍感覺到她在窗口偷窺我。

我加速腳步離去。

清晨。

到求職所走了一趟。

那印度職員搖搖頭與聳聳肩的怪動作，我是見怪不怪的。

失望的走過一間工廠，裏頭徵求臨時搬運工人。

我走了進去，他們只要十名，而我是最後的一個人。

一報名，馬上開始工作。

那一包包的洋灰，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但我還是強忍住了。

好容易才挨到放工。

工頭問：「明天還要不要再做？」

「要。」我只好這樣說了。

「那你明天早一點來。」他揮一揮手吩咐說。

回到小木屋，我整個人癱瘓了。

但隔晨，我又拖着滿身骨酸的身體工作去。

起初工作很不習慣，但久了也不覺得怎樣辛苦。

大概做了一個多月，工作結束時，我也被解僱了。

領薪水那天，我有一種要哭的感覺。

回來，馬上把錢匯給家中，還寫了封信給大妹：「無論如何，妳得把書唸下去。大哥想通了，不管如何挨苦，也要幫助妳完成學業。雖然這社會不重視讀書人，但我們讀書不是爲了取悅別人，而是要真正了解與認識自己。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下，妳都不要放棄希望才好……」

上了郵政局回來。經過白沁的家，我走上去。

門開了，是一個不曾見過的少女。

「白沁在家嗎？」我微笑的問。

「她到夜總會去了。」

「夜總會？」我錯愕道。

「她去練歌。」少女解釋說。

「哦，對不起，打擾了。」

我垂着頭步下梯級。

她怎竟會跑到夜總會練歌去？我真不明白。……

在湖畔的草地上坐着。

白沁靜靜的撥弄着湖水。

「昨天我去找過妳。」我啣着狗尾草說。

「同房已告訴我了。」她側着頭回答。

「你怎會到夜總會練歌去？」我皺着眉。

「我要到那兒賣唱。」她低低的說。

「唱些什麼歌？」

「唱些你不會喜歡聽的歌。」

「妳答應了？」

「沒法子，爲了生活。」她無可奈何的說。

「要做歌女，何必苦巴巴的跑到海外唸音專？」

「這兒的人是不聽正統的歌的。」

「妳所學的是白費了？」

「別怪我，我媽需要錢。」她悽楚的嘆口氣。

「家中還有什麼人嗎？」她的哀傷襲向我，我柔聲的問。

「還有一個弟弟。」她頓了一頓再說：「我是個養女。」

「妳媽待妳好嗎？」

「不瞞你說，我媽曾是個鴇母。」她略遲疑的說出。

「噢？」我有些驚奇。

「她沒把我推進火坑，我已很感激她。」

「妳們的生活一定很苦？」我思忖的問。

「就是苦也挨過了。上回我寄了銀行僅有的存款五百塊給媽，她以爲我在這兒掘到了金鑽，叫弟

弟寫信來說，她又看中了某珠寶店一條珠鍊，可惜不夠錢買。對她，我可沒什麼，我只是可憐我的弟弟，他今年唸大學先修班，學費全無着落，媽却一概不管。若我不幫助他完成學業，誰又會支持他呢？雖然他不是我的親弟弟，但我同情他的遭遇，因我們同一命運，都是別人的養子……」她幽幽的細述道。

「爲了現實，不得不放棄理想，這一點我是深刻了解的。」

望着湖水，我有無限的感慨。

「這一個月來你在幹些什麼？」

「當了臨時搬運工人。」我坦白的說。

「噢，難怪你變的又瘦又黑了。還受得了嗎？」她無限憐惜的問。

「還好。」我垂下頭，避開她那關懷的眼光。「活在這個時代是我們的不幸。」

「別難過。」驀然，她握住我的手勸慰道。我本想抽回，但我沒這樣做。

湖水平靜，沒有一絲漣漪。

良久，她把手移開去。

若有所失的，她伸手摘取身旁一朵純白色盛開的野菊，花莖一捏，細長的花瓣雲似的紛紛飄墜……

我把花瓣合攏，不知不覺的竟排出她的名字。

「哦？」我有些驚奇自己的舉動。

「怎麼了？」她漫不經心的問。「哦！我的名字。」當她看明白時，輕嘆着。

「妳知道嗎？妳的名字『沁』表示妳的心需要水份。」

「是嗎？我倒不覺的呢！你施捨一點水份嗎？」她含蓄的說。「不過，我知那很難，你的名字『沙』表示你擁有很少的水份。……」

我凝視着她，她的眸子好深好黑，裏頭有着許多我不曉得也不了解的秘密。枝頭，露珠無聲無息的滴落。

湖水由灰白轉爲幽暗。

暮色迅速湧前來。

在風中，我感到一陣陣悲哀。

我想，我的名字不是少水，而是根本無水。……

收到大妹的回信。

她寫道：「寄回的錢，爸全拿去買醉了。他說讀書這種奢侈品可不是我們窮人所能享受的。反正不讀書也能活下去，讀來幹嗎？像你大哥，讀書可說是一種大浪費！……」

閉上眼，我也能想像爸爸醉酒後的瘋態。

他的眼充滿了紅絲，大吵大嚷道：「捉一尾毒蠍，一人咬一口，全去死吧！這種生活怎麼過？……」

唉！我沒怪我爸爸，我可憐他。

他扶養我不但是浪費，也是一個重大的錯誤！

在咖啡館裏。

白沁咬着吸管，久久都沒吸上一口。

我用手指沾着桌面上的水漬畫圓圈。

「還習慣那種生活不？」我仰起頭問。

「不習慣也得習慣了。」她委屈的說。「本來像其他年輕人一樣，我擁有一股熱誠到海外求學去。」

，滿以為學成歸來時，可為音樂界做點事，改造本地音樂或提高音樂水準，但這裏完全不興這套。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想法是多麼幼稚啊！你知嗎？那時我已二十三歲了，還那麼無知。……」

「我想妳的想法並不幼稚，而是社會把它強加以幼稚化了。」

「爲了適應環境，我們不得不讓理想自殺。」

「現實是個暴君。」我唸出我曾寫過的詩句。當初我何嘗沒有擁有過像白沁那樣想法呢？我也想，在文化界貢獻點什麼，但幾年靜下來，打江山的雄心沒有了，就只知道怎樣找飯吃，怎樣賺錢寄回家去，還管得了其他嗎？

在這兒，即使是天才也會變成庸才的。

白沁垂着頭，默默無言。

「嗒！」响起輕微的聲音。

「怎麼了？」我低聲問。

「吸管斷了。」她撫着被刺痛的唇輕聲說。

她內心是夠懷楚與悲痛的，我知。

一天。

我去找白沁時，她的同房這樣告訴我說。「白沁搬走了。」

「搬到那裏去？妳知道嗎？」

「不知道。」她搖搖頭。「不過你可打電話到夜總會去問一下。」

我立在門旁，她再加重語氣說：「她現在已是著名的紅歌星了。」

「哦？」

「你要夜總會的電話號碼嗎？我這兒有。」

「不用了。」

我愕然的走出。

她竟連搬家也不告訴我一聲。怪她嗎？想想，我憑什麼？她並沒有應該告訴我的責任。

默默地，仰望長空，流雲飄渺。

低看柳樹垂蔭的湖，撩眼的向日葵，還有彎腰的蘆葦。

一片被風刮落的葉子，輕輕地墜在我腳旁，悄然安於自己飄零的命運，連聲嘆息都沒有。

白沁現在是名利雙收了，而我呢？

此後，有工作的地方我都去做。

我再也不聽柴可夫斯基的樂章；也不掛大學生的牌子。有人問我教育程度，我就口出粗言罵道：「×你媽！我沒唸過書？」

說沒唸書人們反而把我當「人」看待，若說唸過書，他們反而視我如「怪物」了。

久而久之，我已變爲一個普通工人。

我沒去找白沁，不是我不知她在何處，而是不敢去找她。因她現在已是新聞人物，交際場上的名女人，她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別人的注意；她的應酬那麼多，那有時間接見我呢？

她的新聞，報上每天都在刊登。一天，我無意中看到新聞說，她與一位富商過從甚密，不久就要嫁給他做姨太太。……………

那則新聞我只看了一次，就把報紙撕碎，拋到字紙簍去。

那天，生了一天的氣，也不知爲了什麼？只是感覺到胸中有一座火山，快要爆炸了！

幾個月後的一天，我做散工，被派到夜總會去修理廣告牌。

在那兒，意外的遇上了白沁。

她正從一輛華貴的轎車跨出。

「吳沙！」她驚奇的喚道。

我忙把鴨舌帽拉低，遮住自己的臉，挑着梯子走開。

「打令，妳大概認錯了人吧？」在她身旁的大胖子肉麻兮兮的說。

「也許。」她的聲音是那麽茫然，無力。

爬上了高樓，那廣告牌寫着幾個大大奪目的字——「星馬第一流紅歌星——白沁小姐。」字的旁邊是她的半身像，畫的一點也不像她，她變得很庸俗、愚昧。我彷彿沒見過她這個人似的。

廣告牌的螺絲鬆了，斜了一邊。

我扶起另一邊，再看了一眼，自問：這就是那個要改造本地音樂的少女？

「讀書是一種大浪費！」驀然，我聽到父親的聲音橫空而來。

一不小心，手一鬆，整塊廣告牌迅速從高樓直線墜下。

「碰！」地上發出一陣巨响。彷彿把一切希望都震碎了。

廣告牌裂開了。

白沁的臉也毀了。

啊！

向下望，我感到一陣暈眩。

.....



4.4.69.

毀

這個男人，睡在我的身旁。雖然我們靠得那麼近，但我却總覺得與他隔得很遠，很陌生。

側着頭觀覽，他的臉是那麽庸俗，扁平的鼻子，闊大的嘴，被香烟染黃的牙，耳朵內齷齪的耳垢也能清楚的看到，真使我噁心。

我竟會與這人生活在一起？

一個星期只見面兩次。他來了，也沒什麼話好說，熄了燈，就擁着我上床。天亮時，我還沒醒來，他就走了。

每個月他給我的費用，不但足夠我盡量揮霍，還可以供給妹妹唸中學及媽媽的生活費。同時，他也常常送我一些名貴的物品，如鑽石戒指，珍珠項鍊，腕錶及化妝品等。在物質上我是夠滿足的了。

胡思亂想中，天漸漸發亮。

他翻一個身，又打起鼻鼾聲。

我悄悄掀起被單下了床，走進廚房準備早點去。

平日這些工作是女傭人亞根做的，但今天她不在，已請假回家辦喜事，因她兒子要娶媳婦。切麵包時，不小心傷了指頭，血流個不止。

燒開水時又被燙到，直痛的我流出淚水。

唉，想不到多年沒操做，自己竟那麼不濟事了。

好容易才把早點勉強弄好，太陽已從窗口照進來，洒了一地的陽光。

他穿好衣服要走了。

「寧，妳不睡覺，這麼早起來忙些什麼？」他詫異的問。

「我起來爲你弄早點。」

「何必那麼麻煩呢？我正要走了。」他望了一望腕錶說。

「急什麼？吃了早點再走也不遲嘛。」我說道。

「不，時候不早了，我已答應小明今早伴他去學校參加畢業典禮，遲了怕趕不上。」他解釋說。

「哦，」頓時我心中感到很不舒服。「那你就喝口咖啡吧。」

拗不過我，他只好匆匆地提起茶杯，隨便呷了幾口。他皺着眉，苦着臉說：「太濃了，妳該多向亞根學習。」

垂下頭，我感到莫大的委屈。忙了一個早上，得來的只是一句一點也不體貼的話。

「錢還夠用嗎？」他那雙老鼠眼，不笑時也是那麼小。「這裏是兩百塊，妳拿去花吧。下星期說不定我不能來。」

他把鈔票放在桌上，像施捨給乞丐。用手抹一抹嘴道：「你自己慢慢吃吧，我先走了。」碰，門已關上。

看看桌上的麵包，我有作嘔的感覺。

還有那些鈔票，更是令我痛恨，但我又不得不接受它。我知道，沒有它，我是活不了的。他又回到他太太的身邊了，他有妻子，有兒女，而我却情願做他的情婦？

「男女之間根本沒有愛情，只有需要。」在很現實的社會中，這種現象是會產生的，像我與他就是。他需要我的肉體，而我需要他的錢，我們是在交易，什麼愛情的大理論都不存在。

打翻了茶杯，咖啡倒瀉了。我可沒管。

乏力的躺回床上，我記起我在學校演話劇時所唸的台詞：「太陽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

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黃昏時，二妹來了。

「大姐，天都黑了，妳怎不亮燈？」二妹責備似的說。

我倚窗望着窗外那些飄零的落葉而發呆，天幾時黑了，我可不曉得。

二妹扭亮了燈，我感到眼中一陣刺痛。她埋怨的說：「大姐，妳怎終日昏昏沉沉的，好像有許多事總愁不完似的。」

我沒說話，回她一個苦笑。

「哎呀！妳的臉好蒼白啊，怎搞的？」二妹看清楚我的臉後，驚惶的喊道。

「別大驚小怪，眞眞。」我不在乎的摸着臉說。「大概是貧血吧。」

「哎呀！我的大姐，貧血妳還說是『大概』，妳該找個醫生好好的醫治啊！」眞眞嚴重的嚷道。

「看不看也一樣，反正去看時，醫生不是叫我多休息，就是別胡思亂想，然後給我幾粒安眠藥，吃了好睡覺。這樣的醫治法誰不會？看久了，我也可做醫生了。」我平淡的說。

「妳會做醫生？做蒙古大夫才真。」真真笑了起來，剛才那種嚴重性全沒有了。我們姐妹不同點就是她很容易把一件事淡忘，很樂觀，但我却不能，芝麻綠豆的小事都會記在心上，很悲觀。她似春天，帶着夏日的狂狷，而我却是秋日，染着嚴冬的寒冷。

「真真，功課還好嗎？」我拉着她的手一同坐下。

「大姐，妳彷彿沒有什麼話問我的，每回我來妳總是問我功課好嗎？」她噘着嘴，不滿的說。這也難怪她發小孩子脾氣，她今年不過才十七歲。

「那大姐不問妳了，妳告訴我妳自己喜歡告訴我的事吧。」
沉忖着，她垂下了頭，玩弄着裙角。

「怎麼了？又不說了？」

驀然，真真神秘的伏在我的耳旁輕聲說：「大姐，有個男子寫情書給我。」

「哦？」我略吃驚的抬頭望她。她臉上馬上飛起兩朵紅雲。

「大姐，妳不准這樣看人啊！」她撞進了我的胸懷。

這彷彿是昨夜的事，這小妮子還拖着兩條辮子，臉上沾着泥，流着鼻涕，說話也不清楚，在後園踢毽子與打韃韞，怎一夜之間就長大了？現在竟有男孩子注意了。她臉上洋溢着一股青春少女的氣

息，面頰紅潤的色澤是少女獨有的。頓時，我感覺到自己已經老了。

「傻女孩，告訴大姐，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扳起她的身柔聲的問。

她含羞的仰起頭說：「他是我們同校的同學，比我高一班，很會寫文章的。」

「妳回信給他了？」我瞪着她問。

「回了。」她低低的回答。

「他寫第一封來妳就回了？」

「不，第八封了。」

「他有與妳約會嗎？」

真真又垂下了頭。「他約我今晚去參加派對。」

「妳答應了？」

「唔。」

「那妳還等什麼？盡在我這兒浪費時間。」我推開她說。

「大姐，妳不阻止我？」她囁嚅的問。

「真真，在學業上大姐會幫助妳與督促妳，但在感情上，妳該自立，別人是不能爲妳決定什麼的。」



，我是妳的親姐姐，也不例外。」我頓了一頓，然後正色說：「別爲了男朋友而把功課荒廢了才好。」

「大姐，我會照顧自己的，妳別太爲我操心，倒是妳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妳一天比一天瘦了，妳知道嗎？」

「是嗎？」我茫然的反問。瘦了又怎樣呢？

立起身來，眞眞拉整齊衣服，對我歉然的淺笑說：「大姐，這個週末我不能陪妳，下週我才與妳去看電影好不？」

「別爲了大姐而不高興，反正我也清靜慣了。」我毫不介意的說。

眞眞臨出門，又折回來說：「大姐，我忘了告訴妳一件事。」

「什麼事？」我疑惑的問。

「韓大哥寫信給我，還特別問候妳。他今年要考取博士學位了。」

「哦！」頓時，我的心感到沉重起來。

「再見。」眞眞揮一揮手。

我無力的重跌回沙發上。

韓濤，是他？

一下子，記憶全回來了。

再度熄了燈，把自己浸在夜色中。

我也曾擁有過像真真那種做夢的年齡，但我却没有好好的珍惜它。

韓濤是我的隣居，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了。

他很照顧我，有一回，我們去偷紅薯，被人發現，他把我向牆外一推，自己却被人捉了去打了一頓。隔天，我還沒問他被打痛了嗎？他却搶着問我跑脫了沒有？我笑他真傻，跑不脫還會站在他臉前嗎？他傻笑着說，這一頓打得很值得。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放風箏的季節到了，他做的風箏又大又會飛，我說若我能坐在風箏上飛到天空去遊玩該多好，他聽了一聲不响的跑回家去。第二天，他就背着一個像我軀體那麼大的大風箏來，硬要我坐上去，給他嚇了一跳，後來我哭了，他才作罷。……………

漸漸地，我們都長大了。

當我唸中學最後一年時，他已進了大二。

我們都很窮，他能進大學，一半是靠了獎學金，另一半是靠自己的努力。他課餘時，爲別人担任

家教，同時也幫忙教授抄寫，生活很清苦。

我是靠了一位遠房親戚的資助而唸書。媽日夜爲人洗衣服，縫衣服，有時還爲別人做散工，年紀還沒老，但一切老年人的病，如頭眩、眼花、風濕、痲痺等，媽都患上了。自從妹妹上中學後，她比以前更苦了。

我與韓濤的感情，從小到大都很純真。

他常到學校來看我。

「我們到外面去走走吧。」我提議說。

他從不反對我的話，與我默默的走着。

「大學的生活好過嗎？」我側着頭問。

「大學像一座城堡，外面的人想進去，而裏面的人却想出來。」他调侃的說。

「你是指所有的人？」

「只是窮人。很矛盾，是不？」他挑一挑眉。

「你的生活很苦，我知。」我深刻了解的說。

「我不在乎。」他聳一聳肩。

「韓濤，我媽說你是個肯吃苦的青年，定有一天會出人頭地的。」

「妳媽太看重我了。」他輕笑道。他的眉毛好濃，很有男子的氣概。

「還唸詩詞嗎？」

「沒太多時間去看，現在我整天唸着的全是骨骼的名字。」

「現實是不允許文學的存在的。」我想起書中的一句話。

「妳就是喜歡引用那些嚴重的字眼。」他皺着眉說。

「你快變成無感情的冷血動物了。」

「妳看，又來了。」他的眉毛皺得更緊。

我向他伸一伸舌頭，覺得他的樣子好笑。

走了一段路，他把我拖進書店去。

「寧寧，是這一套參考書嗎？」他捧着整套三本的歷史書問我。

「唔。」我遲疑的點一點頭。

他回轉身去叫店員包好，付賬時，我看了真心疼，那書價差不多等於他担任家教一個月的薪金。

「韓濤，」一出門，我就急急的喚道。

「妳別說話，我知道妳要說什麼。」他忙迅速阻止我說。

「爲什麼你要替我買那麼貴的參考書？」我還是把話說了。

「上回妳不是與我提起過嗎？」

「我是曾提過，但我沒叫你買啊！」

「妳今年要考試，不能沒有書。」

「沒有它，我仍然可以向同學借閱。……」

「寧寧，別說了。」他打斷我的話。「但願我們都鄙視錢。有一天，我們都會有錢的。」他平淡而低沉的說。

「你……」我咽住了，說不出話。

他望着鞋尖，在數脚步。

我有點感動，從小到現在，他仍然那麼愛護與照顧我。

我們的感情，如同雨後的彩虹，山間的瀑布，清麗得不沾絲毫塵世的俗氣。

我想，在這世界上，唯一真正幫助我而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就只有韓濤一個人了。

畢業後。

我在商行裏任職。由於我是華校出生，英文根底又差，所以只好担任一個小職員。

我依舊沒有擺脫窮苦的糾纏，媽仍然要操作來供給妹妹唸書。

韓濤常鼓勵我。當我們在一起時，他從不說那句我愛妳肉麻的話。因我們都知道，兩個在海中遇溺的人，若同時抓住一根浮木，是會把兩個一起毀掉的。

他常指我家門前那株高大的樹與我說：「寧寧，我們都要做大樹，經得起風吹雨打。不要做紫藤花，需緣着籬笆才能爬上。……」

「哦。」我似答非答的應道。

我知我是做不成大樹的，我做了紫藤花。

在一個舞會中，我們的經理介紹我認識另一個經理，萬德富。

他的人就像他的名字那麼俗不可耐，不過他有很多錢。

我窮慌了，總想跳出窮苦的圈子，於是我捉住他，做爲我跳躍的跳板。本來我以爲我是一隻偶爾不慎跌入窮苦陷阱的羔羊，可以佯裝把狼引來，好讓我騎在狼背上躍出。但結果，我不但沒有成功，反而被俘虜了。

他買了一幢洋房把我藏起來，一星期只來看我兩次。

媽不用在煤油燈下縫着眼爲人縫衣服，她可以坐在椅上做四方城的女將軍去。

妹妹也不用躲在木屋裏啃木薯了，現在還可以大方的與男朋友談戀愛呢。

說老實話，當初我很自私，只想到自己該如何去擺脫窮的威脅，其他的人一概不管。現在富有起來了，覺得還有餘力去接濟別人，於是媽媽與妹妹的生活也漸入佳境。

韓濤知道此事後，他始終一聲也不响。

他並沒有改變對我以前的態度，仍然不時來探望我們。

直到他畢業出國深造時，他來與我告別說：「寧寧，但願妳真的快樂。」

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凝視着我那複雜的眼神及那低低愁慘的聲調。

當時我真想放聲大哭說：韓濤，不要走，不要走……但我沒有這樣做，眼淚一顆也沒掉

下。

於是，他飛走了。

他走後，從沒寫信給我，倒是常與妹妹通信，所說的不外是他求學的事。

我對他感到深深內疚，我不知我是否負他的情？若此時我還對他有什麼私戀的感情存在的話，那

是侮辱他崇高的人格。他對我的感情，已超越一切私情了，這不是平常人所能輕易就能了解的。

剛才妹妹一聲韓大哥，把我的記憶全喚了回來。黑夜中，一切都很靜。

我是個忘恩負義的女人嗎？

我受不了苦，我挨不了窮。

四週彷彿都有着韓濤沉鬱的眼。

韓濤！

韓濤！

此時，困在樓閣中，找到了什麼？

驀然，有一種莫明的恐懼。

天要塌下來了嗎？



在街道上，意外的遇見了昔日同窗好友，可萍。

「寧寧！」她喜極的抱住我。

我也很激動，一時也說不出話來。

好久，我們才鬆開了。

「這是你的孩子？」我摸着她身旁孩子的頭問。

「喜喜，快叫陳阿姨。」她催促孩子道。

「陳阿姨。」孩子閃動着圓溜溜的眼睛，羞澀的輕喚。

「真乖。」我親了一親她的面頰。

「寧寧，妳有多少個孩子？」可萍興奮的問。

我彎着腰，苦笑道：「還沒有半個。」

「哦。」她有些驚奇。

「陳忠好嗎？」我憶起她的丈夫，忙問候。陳忠也是我的同學。

「總算熬出頭了。當初我父母嫌他窮不肯讓我嫁給他，但我却跟定了他。」

「你們出走可鬧的滿城風雨呢。」

「我可不管，風雨鬧一陣也就過了，但我與陳忠却是要過一輩子的。現在我們的生活已很安定，陳忠已由小職員升爲事務主任，我想，靠他的努力，不久還會再升的。」她的嘴角掩不住她歡樂的笑容。

「恭喜妳了，可萍。」我衷誠的說。

我們就這樣在街頭談了許多話，一會兒笑，一會兒辯，一會兒喜，一會兒憂。與她分手後。

我也無心情在街上躑躅。

可萍是個富家女，但她却情願去嫁給一個窮措大，現在她得到了快樂。

我本是個窮家女，却硬要高攀上富家人，現在我失去快樂。

金錢很重要？那快樂呢？

這社會中，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金錢與快樂也不允許共有。

我記得韓濤曾說：「但願我們都鄙視錢。」

但我不能，韓濤，我不能！

.....

我不知我給與德富的愛有多少？

與他同居後，生活雖然說不上美滿，但也過得安靜溫暖。

有時我真想誠心去愛他，但却辦不到。

這個禮拜，他沒來。

我有點想念他，不是我對他的愛有何增加，而是寂寞中需要一個人陪伴，黑暗中需要一個人來壯胆。

他來了，很匆忙。

但總比沒來好。

我柔情的對他說：「德富，今晚我們去看話劇，然後去泛舟，好不好？」

他臉有難色，推辭說：「寧，我已答應了梅今晚回去慶祝我們結婚八週年紀念。」

哈！男人是多麼自私與狡猾啊。在外藏了一個情婦，還在家中與妻子慶祝結婚週年紀念。

「真對不起。」他非常抱歉的說。

他捉住我的手，我用力甩開了。

「回到你妻子的身邊去吧。」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原來想對他有點愛意的心全沒有了。

「寧，請原諒！」他哀求道。

他不哀求還好，他越哀求，我越是生氣。「滾回去！」我怒氣突來的嘶喊道。

「寧，妳不要這樣。」

「滾回去，滾回去！」我歇斯德里的狂喊起來。

他的臉色變了，如一隻激怒的公牛，咆哮道：「妳是什麼東西？竟這樣對我亂喊。妳只不過是我每月包下來的臭女人罷了！」

他暴露了他庸俗、粗野的另一面。

「出去！」

我氣極的抓起桌旁的花瓶就擲過去。

他抱着頭竄走了。

我哭了一個晚上，悲痛震得我肋骨格格發抖。自從跟了他以後，我早已沒有面子觀念了，想不到他連我唯一僅有的自尊也摧殘的那麼徹底。

沒可憐自己，我讓譏諷虐待着自己的情感，當初痛苦的種子是我埋下的，我應嘗試那粒由痛苦所結出的果。

罵得好；臭女人，臭女人……

眞眞帶她的男朋友來見我，現在她與他已很要好。

洪河，一個樣貌平凡而老實的青年。

他也像眞眞那樣喚我大姐。

「聽眞眞說你畢業後要到外國去深造，打算唸些什麼？」我盡量用最親切的口吻問。

「唸文學。」他肯定的回答。

「很有志氣。」我輕讚道。

「我已開始申請獎學金了。」

「哦，唸完書可要回來？」

「當然要回來。」他向眞眞睇了一睇眼。

唉！又是一個唸文學的。我想若能眞正爲了文學而唸文學的人，他的人生定會很美麗。生活上或者會清苦些，但精神上却會很愉快。

我與韓濤都是不快樂的人。他被迫轉唸醫科，而我却根本連考慮的餘步也沒有。

對於坐在我前面的洪河，我感到無限的羨慕。

「大姐也喜歡文學嗎？」洪河挑一挑眉問。

「那是從前，現在可沒有心情了。」

「很多人都反對我唸文學，他們指責說唸文學是不會有出息的。大姐，妳也反對？」

「洪河，或者你會成爲中國的魯迅，英國的莎士比亞，或印度的泰戈爾，沒人會曉得。但你要去嘗試，我們這個社會是不鼓勵年輕人唸文學的，也就是說不支持。他們不但不會給你援助，而且還會阻止你這樣做。所以要唸文學，你必須堅定你的信心，隨時接受任何打擊。……難得你有這份志願去獻身文化工作，我預祝你成功！」

怎麼了？這些話彷彿不是我說的。幾多年來，我已把文學淡忘了。怎竟會對這青年滔滔不絕，長篇大論訓起話來？其實他比我懂得更多，他有一樣東西是我所沒有的，那就是勇氣！

我真愧對韓濤，因他常鼓勵我從事文藝工作，但我却沒有做。他所要我做的事，我一樣都沒辦到。我想我是不認識人生的人，因我不知我是否還有人生觀感的存在？

送走了洪河。

眞眞可真高興，大概她看到我對洪河表示好感。她是值得高興的，不知她的體內是否也有着那樣起伏不定，變幻無常的感情？想到此，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眞眞，」我正色喚道。

「什麼事？大姐。」她抵一抵紅潤的唇間。

「妳很喜歡洪河？」

她垂下頭，粉頸也紅透了。

「還害什麼臊，人都帶到大姐臉前了，還以為大姐不知道妳肚內那點事。」我倚老賣老的說。

「大姐。」她低喚的點了點頭。淺笑有如一朵半綻的鮮花展露在她嬌柔無比的唇角。

「妳要知道，他就要出國了。」我提醒她說。

她昂起頭帶着滿懷的決心說：「我等他。」

夠了，一句我等他就夠了，我就是沒勇氣說這句。剛才我的顧慮是多餘的！

她可以等他，因她對他有絕對的信心。

他會回來，因這兒有他值得留戀的人。

他們都不計較現實的壓力，也不怕現實的威脅，他們相信只要兩個人在一起就能打倒一切。

他們將會很滿足與快樂。

這就是生活。

這就是人生？

自從與德富吵過以後，他就對我格外親切起來。

我也沒有爲難他，吵過就算了。我已不知跟他吵了多少次了？

一天，我感覺到自己月事不準而身體有異樣時，就對他說：「德富，我大概有了。」心中暗忖道，孤獨的日子中，有個孩子來陪襯我的生活的空白也是好的。

「什麼？妳說什麼？」德富聽不清楚的問。

「我說我有了。」我仔細的重覆。

「哦。」他並沒有像我期望中那麼高興，臉色凝重，沉思了一會，才無情的把話吐出：「打掉他

！
「你……………」我的下唇抖了好半天。

如洩了氣的氣球，我跌坐在床上。

沒有大吵大鬧，也沒擲東西，我的感情出奇的平靜，大概是癱瘓了。

「我不想負擔額外開支，我已有五個孩子了。」他無表情的說。

我再也聽不進去，用枕頭緊緊的壓着耳朵，緊緊的壓着臉，我真想就這樣窒息死去。做別人的情婦連生孩子的權力都沒有，是我事先料想不到的事。

我獨何苦，竟受此折磨？

走進了醫療所。

檢查完畢，我滿以為醫生定會立起身來與我握手祝賀說：「恭喜妳，太太，妳快要做媽媽了。」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反而嚴肅道：「妳必須照一次X光。」

照X光？要照X光才能證明我有孩子？我真懷疑這醫生的醫術。

實事却得其反，我不但沒有懷孕，反而是患上了子宮痛。

「啊？」我感覺到天旋地轉，隨時都有暈過去的可能。

「妳必須馬上動手術。」醫生的話像空谷中的迴音，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這是造了什麼孽啊？不幸的事全攏在我一人的身上？

乏力的搖了一個電話到德富的公司去。平日他是不允許我打去的，因他怕我阻碍他辦公。

「劉經理在嗎？」我弱聲的問。

「妳是那位？莉莉？露露？咪咪？還是白安娜？劉經理今夜沒空，別再打來了。」對方說的全是舞女或吧女的名字，他把我也當成她們之間的一個了。

「喂！喂！……」我連聲喚道。但對方已把電話掛上。

我再撥轉號碼，但對方一聽見同一聲音就趕緊把電話放下，我繼續撥了幾次，他們索性不接了。不得已，我只好另打電話到德富家去。

電話接通了，只聽見一連串尖銳的叫罵聲：「我警告妳們這些衰女人，別整天打電話來糾纏我丈夫，再打來我就報到警察局去。不知羞恥的狐狸精。……」

接電話的是德富的太太，她的話不知有多麼刻薄啊！

我放棄一切尋找德富的希望。

唉！當我需要別人扶我一把時，卻沒有一人在。

沒告訴媽媽與妹妹，怕他們爲我担心。

我自己簽了字，住進醫院去。

現在我已不需要別人的慰藉，連死我都不惋惜，還怕什麼？

我想起遠在海外的韓濤，他若知道我此時的處境，不知要如何的悲傷了。

想起了他，我就勇氣百倍。現在只有他是我精神上唯一能依靠與信託的人了。

靜靜地躺着，讓醫生與護士們爲我忙得團團轉。

他們可以醫治我的軀體，但怎樣可以治癒我心靈的創傷呢？

我真想說：「醫生，別費功夫了。……」

但我已不能說話，什麼也不知道。

出院時，沒人來接我。

沒人曉得我是從死亡邊緣回來的人。

雨剛下過，走在落寂的道路，很冷清也很懷楚。

心中默想韓濤有他的博士學位，他將會變成國際聞名的學者。妹妹有洪河，她的期望將會實現。

可萍有陳忠及她的孩子，理想的夫婦過着愉快的生活。

但我有什麼？我有什麼？

仰頭望那朵雲，我吟着陶潛的詩：

「萬物皆有託，
孤雲獨無依。」

吟着，唸着，心中更淒迷，惘然了。

這彷彿是一場春夢，但醒來時我又做些什麼呢？我仍舊是那麼徬徨與無助。

鳥兒拚命想掙扎飛出鳥籠，但我的籠門打開着，我却不想飛出去。因在籠裏還會有人按時送來食物，若飛出去，在弱肉強食的同類中競爭，我就只有飢餓而死亡了。

路旁的孩子們，在溝渠旁尋望。

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問：「喂！你們找什麼？」

「找紙船。」孩童稚氣的回答。

唉，失去的怎能找回來呢？你們該建一艘大船，放在海洋裏航行，而不是摺一隻紙船，放在陰溝裏流蕩！……………

雲散了。

午後的太陽是不會再出來的。

天空永遠是那麼黯淡。

……………

3.5.69.

掠

抄好教授明早所需要的講義，我小心翼翼的關好門。鐵門一時拉不攏，大概是日子太久滑輪生銹了。

在旁掃地的校工，停下工作，幫我推了一把。

「楊助教，怎麼這麼晚？別人都走光了。」他搭訕的問。

「嗯。」我沒回答他的話，微微一笑，表示謝意，就走開去。徑上，紫色的小花撒滿了一地。

風吹着我的短裙，有點冷。

校內，靜得有點怕人，心中有一股莫名淒涼的感覺。

踱出校門，風更大了。

枯葉隨着風飄，但總飄落在我的前面。

我彎身撿起一片落葉，無聊的揉着，揉着……。

揉成碎片，然後讓它在風中飄散。

彎下身去，又撿起另一片落葉。

當我撿到第二十三片落葉時。驀然，從樹旁閃出一個男人的身影。

「旭琴。」他捉住我的手。

「你躲在這兒幹什麼？」我把手抽回。看他在風中顫抖，有點可憐。

「等妳。」

避開他那深情的眼光，我垂着頭。

「我剛揉碎了二十三片落葉。」

「妳只能揉碎二十三以前的，但揉不碎二十三以後的。」

「我說過不要見你的。」

「不要見我是妳自個兒說的，我可沒說不遇見妳呀！」

「子斌，你何苦要纏着我？」

「旭琴，別對我那麼殘忍好不好？」他的聲音放得很低，很沉。

落寞的聲調感染着我，心裏也的確有點不忍。

無言的移動着腳步，他跟隨着。

在我二十三歲生日日子裏，他是第一個搞亂我寧靜生活的人。

在學校主辦遊藝晚會時，他帶着一班小學生來演出。

他是該校的校長。我是服務員，盡量給他幫助與指示。

遊藝會結束後，他却常藉故到學校來找我。

交談之下，才知道他也是我們東大的學生，不過是比我們早幾屆畢業的。

他已結婚，並且已有三個孩子。

起初，我對他一點防備都沒有。

有說，大家都很健談。

有笑，他的笑話特別多。

漸漸地，當我覺得我的感情在變化時，就趕緊架起感情的網。但感情的事不是輕易抵擋得住的。

就像潮漲時的痕跡，等到看見時，就已經淹到自己的腳踝了。

到底是遲了一步，我的網還來不及張開，就跌進了另一個令人窒息的網。……

「學校快放假了？」

「唔。」

他是校長，難道還不知學校幾時放假嗎？我知他只是想逗我說話而已。

「放假時，我們到外地去玩好不？」

「和你的太太兒子一起去？」我不屑的說。

「不，只有我們兩人。」他忙解釋。

「你怎麼與你太太說？」

「就說參加暑假訓練班好了。」

「你真有撒謊的天才。」

「別挖苦我，旭琴」

他捏痛了我的手，我知他在生氣了。

轉過頭去，他緊綳着臉，彷彿有着很大的委屈。

心頭一梗，正想與他說，我願意和他一起去。

驀然，他拂開我的手，用力把我推向牆角。然後急步向前走。

張神父正向着這兒走來。

我躲在一旁偷窺，只見子斌與他握手寒暄。

談了一會，又是握手，又是揮手。

張神父打從另一個方向走了。

我感到莫大的侮辱。掉頭就走。

子斌回到原處，不見了我。就在後頭追着高喊：「旭琴，旭琴……」

我加速脚步。

他喘着氣。

「旭琴，妳別隨便發孩子脾氣啊！妳要知道，若是張神父看見我和妳在一起，傳開去，就會影响我的聲譽的。……」

我停下脚步，手指着他，發狂似的銳聲喊道：「姓邱的，你要面子，要聲譽，難道我就不要，你把我當成什麼東西？你的黑市情婦？……」

「哦！」他被我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驚呆了。

當他弄明白是怎回事，我已走開去。

他沒再追來。

我有點後悔，後悔不該那麼嚴重的，傷害他的自尊。

回到小室。

剛脫去外衣，門鈴就响了。

我以爲是子斌追來，但却是建雄，大學裏的一個同學。

「妳剛回來？」

「唔。」我漫不經心的應道。

「我找過妳兩次了。」

「噢？有什麼要緊的事嗎？」我揚一揚眉問。

「沒什麼，想請妳看電影。」他結結巴巴的說。雙手不知往那裏放才好。

「對不起，我頭疼得很。」我馬上按着頭撒謊道。

「哦，那妳趕快躺下休息吧。」他急急的說。

我只好依言躺下。

他坐在我床邊的小橈上。

「你買票了？」我半豎起身問。

「還沒有。」他搖搖頭。

「真抱歉，你一個人去看好嗎？」

「別介意，妳不能去，我回家看書好了。」他不在乎的說。

「哦。」我的臉微微在發燒，因為我在向一個老實人撒謊。

「明晚我們才一起去看，怎樣？」他用手推一推鼻樑上的眼鏡。

「明晚再說吧。」我敷衍道。

「哦，也好。」他附和說，一點也沒勉強。

「近來在看些什麼書？」我隨口問。

「世界通史。」

「畢業了，還那麼用功？」

他在大學是唸歷史系的。在校內很有才氣，甚得教授器重。不過書臭味很濃，唸起書來，天塌下

也不管。

「世界通史雖然唸過，但只是走馬看花，並沒好好的唸。現在我要精讀，一頁頁仔細去看，找出它的缺點，加以糾正。外國人寫中國通史最要不得，有的簡直在胡說八道。歪曲事實，無事生非……以後我要寫一本完整的中國通史，來駁倒那些信口開河西人的謬論。……」

今晚我又做了第二件後悔的事，不該問他看什麼書？他一發偉論，可有好多話講啊！

我的頭這回可真有點疼了。索性閉上雙目養神。

說了一半，他自動把話打住了。

「旭琴，妳的臉色很不好看，頭很疼嗎？」他有點吃驚的問。

我閉着眼點點頭。

「要不要請個醫生來看看？」

我趕緊搖搖頭。

他立起身來，輕聲的說：「不打擾妳了，妳多休息，我要走了。」

「請恕我不送你。」我懶散的向他揮一揮手。

他走到門口又折回，很不放心的再問：「旭琴，妳真的沒事吧？」

「沒什麼，只是頭疼，休息一會就會好的。」

「若妳有什麼事，隨時打個電話給我好了。」他很誠懇的說。

「謝謝你。」

他邁前一步，停一停，彷彿又想轉回頭來，但略想一想，又朝前走了。

他過份的關懷，已使我達到難受的地步。

他一走，我就把被單踢開，坐起來。

屈着腳，抱着枕頭，開始想子斌。

他怎不追來？剛才實在不應該那樣罵他，他不知要怎樣生我的氣了。

真沒辦法，我就如一個小孩，明知糖果吃了會蝕牙，但却擺脫不了糖果的誘惑。

怎竟會對一個已婚的男人那麼痴戀？

好友曾勸我說：旭琴，妳是在玩火。

是嗎？我是在玩火嗎？飛蛾撲火，那是死定了。

有誰能阻止飛蛾撲火的？

表面上我對子斌百般挑剔，暗地裏却愛他極深。

我就是不能容忍我目前的地位，偷偷摸摸，一輩子都見不得光。

我要過的是那種正常的生活，不是那種見人就躲避的窘境。

有時我真懷疑自己是否患上心理變態的重症？不然爲什麼感情常做迅速的波動與轉變？

見到他，好高興，但又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他是不該惹我的。不過我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

有時故意氣他，是爲了想報復，挽回自己一點點少女的自尊。

每回見他痛苦的表情，心中也就軟了，不忍再氣他。他何嘗不像我一樣矛盾與苦惱呢？

受教育越高，矛盾也就越多。

.....

鈴聲又响了。

是子斌？我忙躍起，突然我是那麼渴望見他。

但進來的却又是建雄。

我頹喪的倒回床上去。

「對不起，旭琴。我回到家裏才想起明晚有一個約會，不能陪妳去看電影。」他期期艾艾說。

真給他弄得哭笑不得。

「我又沒和你說好一定要去啊？」我的語氣嫌他有點小題大作。

「雖然沒有約好，但萬一妳想去，我又沒空，妳就會怪我了。」

「既然是那樣，搖個電話給我不就行了嗎？怎又老遠的從家裏跑來？」

「妳不舒服，我不放心，所以特地又再來看妳。」他充滿感情的說。

我無言。

他給予我兄長似的照顧。老實說，我對於他的感情很淡，也總是提不起勁。

他找錯了人，他要找的是那種賢妻良母型的女人，很柔順，很聽話之一類。不是我這感情不定而又有點變態的少女。

他說了許多生病須知的話，我沒用心去聽。

迷迷糊糊中，他爲我蓋好被，輕輕地把門拉攏而離去。

真怕他再來打擾，我起身下床，想把門下鎖。

當我的手一摸到門樞，門就被推開了。

外頭站着子斌。

我的手緩緩垂下。

互相凝視着，我們都想從對方的眼睛中探求內在的思想。
他的頭髮被風拂亂了。

他的眼好黑好深邃。

枯葉被風拖着在寂靜的街道上走，發出很輕脆的響聲。

我就這樣倚着門樞。

子斌移動着身軀，用腳把門關了。

伸出手來，我順勢的倒在他懷裏。

「還生我的氣？」他撫摸着我的長髮，柔柔的說。

我把頭埋在他的胸膛，搖得像博浪鼓。

「妳知我剛才上那裏去？」

「不知。」

「到海邊去想了一會。」

「想些什麼？」



「我想永遠不要再來找妳了。但一離開海邊，我就一直往妳這兒走來。」

「你後悔了？」

「也許。」

「我們是罪人嗎？」我仰頭道。

「是的，旭琴，上帝是不會原諒我們的，讓我們一齊到地獄去！」

子斌擁緊我，埋下頭來搜尋我的唇。

我的身子猛地一震，有些暈眩的感覺。

若真的要在地獄去，我會去的。

子斌開車來接我。

我們一同到外地去遊玩。

「那書獃子常來找妳嗎？」子斌把舵的手鬆弛下來。

「他姓李，不叫書獃。」

「我叫他書獃，妳不高興？」他把手合在我手背上，輕撫着。

「我不喜歡隨便叫別人的綽號。」我正色的說。

「哦。」

他把手收回去，腳下重重的踩着油門。

車子在馬路上直線飛奔。

我的思潮也隨着起伏不定。

媽媽：旭琴，唸完了書，還要回學校去啊？

我：呆在這兒沒意思，沒人會僱用我的，同時別人也瞧不起我。

媽媽：怎不留多一點時間在家裏？媽就想妳早點畢業，好陪伴媽。想不到妳畢業了，還要往學校裏跑。

我：這兒沒有我喜愛的書，也沒有學校肯收留我，我不夠格的。我回校當助教，主要的原因是我可以更接近書本。

媽媽：妳的脾氣就和妳的爸爸一樣，總忘不了書。

（我無奈的聳一聳肩。）

媽媽：旭琴，妳的年紀也不小了……………

我：媽，別說了，我知道妳要說什麼。（我忙阻止媽再說下去。）

媽媽：什麼？妳有男朋友了？（媽敏感的追着問，她誤解了我的意思。）

我：還沒有。（我搖搖頭。）沒有人肯要我。

媽媽：什麼話？誰會不要我這麼好的女兒？（媽一半憐惜一半自傲的說。）

我：媽，妳這樣說，多難聽啊！不來了……

世界上每一個母親都以爲她的女兒是天下最美好的。

在家裏最高的享受，莫過於向媽媽撒嬌。

一個平凡的女人，像我，從小學安穩穩的唸到大學，不知羨煞多少人？有什麼不滿足的。但這不能代表我很快樂，學問是有一點點，感情却是空虛一片。

隔鄰的阿芳，小學都沒唸完，長大後，嫁給離她家五十英里外的一個農夫，生了幾個孩子，相夫教子過一輩，生活挺美滿的。

她不懂得哲學，更不懂得倫理學，但她很快樂，很滿足。

她的感情很單純，嫁過去，知道那個娶她的男人就是她的丈夫就夠了。

我比她懂得很多，但我一點也歡樂不起來。

我的感情很複雜，常越軌，也常闖紅燈。

在感情的道路上，我搭的是無牌德士，隨時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可能。

當初，我抵受不了司機的甜言蜜語，本以為坐到下一站就會有公共汽車可搭了，那知一坐上就沒法停止。

我真的老倦了嗎？不能再單獨步行了？或是我需要坐下來休息一會？乘坐無牌的士被撞死是不用償命的，別人還會罵一聲活該，決不會得到別人的同情。

罵那欺騙自己的司機嗎？感情這種抽象的東西是很難下定義的。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釣，當時若自己堅持不隨便坐上他的車，怎會有今天的矛盾與煩惱呢？當年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卓文君若不願意，也奔不成啊！所以責怪自己是不會錯。

.....
驀然，子斌的手搭在我的肩上。

「在想什麼？旭琴。」

「噢，我在想，你這輛車是否有牌，也就是說是否有執照？」

「放心，上個月我才換了新執照？」他覺得我問得很莫名其妙。

「執照上有我的名字嗎？」

「我的駕駛執照怎能有妳的名字？」他很疑惑的瞥了我一眼。

「我知道不會有的。」我幽幽的說。

「旭琴，妳到底在說些什麼？」他睜大雙眼。

「沒什麼。」

我是無權要求在他的執照上寫上我的名字，同時這根本也不可能。世界上還沒有產生這條交通規則。

「妳別想那麼多，好不？」

「把我的腦袋斬了，怎樣？」

「別胡扯，妳閉目靜休一下吧。還有十幾里路好趕呢。」

我沒聽他的話。

「子斌，你太太很信任你？」

「唔。」

「她從不懷疑你？」

「唔。」

「你的孩子……………」

「我不想聽這些。」他突然很暴躁的說。

「哦……………」

他怕聽，我也怕說，但我却忍不住要說。因說出來心中彷彿會好過些。

我要重重刺傷自己的心靈，才會在傷痕中尋找到安寧。

這是一種心理上的虐待狂。

放鬆身體，讓汽車自由把我的身軀彈動，輕輕的搖蕩。

「旭琴。」子斌輕輕的喚我，他大概爲他剛才過重的語氣而抱歉。

我沒理他，這不是他的錯。

別過頭去，望着窗外的景色。

若媽知道我與一個有婦之夫來往，同時還與他同坐在一輛車上到郊外去渡假，不知要震驚到什麼

地步了？

還有担任了幾十年教席的爸爸，整日之乎者也，滿口孔孟仁義，他怎麼也想不到竟會調養出我這

種女兒？

驀然，路旁的小山黃泥崩了，嘩啦一聲，撒下一小塊，汽車輾過，揚起一陣灰塵。汽車後座的玻璃馬上染成土黃色。

我什麼也沒見到。

唉！還是不想吧，我真不敢想下去。……

汽車停在海灘旁一座酒店。

租好房間，侍者爲我們挑着行李箱。

「子斌，幾號房？」

「十一號。」

「單數？」

「不，是雙數。」

「何解？」

「兩劃嘛！」



「很勉強的解釋。」我咂一咂嘴。
進了房。

打開皮箱，想爲他整理衣服。

「不忙，靜儀已爲我理好了。」

「哦……………」

靜儀是他太太的名字。

我無言的把皮箱合上。

一切他太太都爲他做好了，我還能做些什麼？

坐在床頭，乏力的。

子斌佯裝沒看見我臉上的不悅。

「旭琴，我想出去。」

「去那裏？」

「回家去看看。」

回家去看看？這麼想家，爲什麼還要約我出來？



打個長途電話回去嗎？還是直接驅車回去？

去吧，全去死吧！

我在他心目中竟然那麼微不足道。

子斌，告訴你，我不是那種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女人。

心中很悲哀，爲自己。眼淚自然的從眼眶中湧出，一點也沒預料到它會流出來。

我不知子斌是幾時離開房間的。

撲倒在床上，頭重得很。

過了一會。

有人在外輕輕地敲打着門。

「是誰？」我的聲調沙啞了。

「請問邱太太在家嗎？」

那是子斌的聲音。

噢？我不能控制自己過於激動的感情。

門被推開，子斌手中拿着一束蘭花。

「我回家來看看，太太，飯煮好了嗎？」他深情的說。

他把花遞向我，我的手抖的接不住。

於是，花跌落了一地。

我本能的蹲下身去。

子斌也蹲下。

他扶着我。「旭琴，妳高興我這樣做嗎？」

「高興，我很高興。……」

這回的興奮是出自肺腑的，不是莫名的。

沒有一刻，我是那麼滿足的佔有他，一個已屬於別個女人的丈夫。

花被我們的身體滾碎了。

窗外的陽光，照着地板上碎花。

室內，只有陽光，花，子斌，我，一個很寧靜的世界。

多可愛的海

在沙灘上，子斌用濕沙埋葬我的身軀。

他穿着一條黑色游泳褲，額角掛滿汗珠。

我戴着黑眼鏡在假寐。

「子斌，若我死了，你也這樣葬我嗎？」

他略停下動作，又再捧沙土推到我身上。

「別說那種不吉利的話。」

「你怕我死？」

他不應我。

「別怕，我死了，我將會化成一隻白鴿在黃昏輕盈飛來……。」我憶起「白鴿」那首海洋的歌

陽光太強，我別轉臉。

「在這海上，流傳着一個很感人的故事。據說有一對相愛的情侶到海上去泛舟，不幸遇着大風浪，舟翻了，女的因此而溺死，但男的却活着，被人救了回來。此後，男的當了水手，永遠生活在海洋上，不再回到陸地來。你知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嗎？他說只有在海洋上才能更接近他的愛人，他相信

那女的會在海底，隨着他飄流到世界每一個港灣去……………」

「妳很喜歡悲劇的故事？」

「若我是那女的，我想你不會去當水手。」

「爲什麼？」

「你還有靜儀，還有你的孩子……………」

「旭琴，妳說過不提靜儀的！」

真不該把這和諧的氣氛破壞，但想到他的太太，心裏就難受。

我呷醋嗎？憑什麼？

「我游泳去。」

子斌拋下我，一個人向海中奔去。

立起身來，沙從身上滑下。

把所有的沙都抖落。赤足的在鬆軟沙地上印下我自己深深的脚印。

我對自己說：旭琴，妳是大象入泥，越陷越深了。

好容易把一隻腳拔起，另一隻腳又陷了下去。我走得很吃力。

我專找有陽光的土地上踩下去。

「旭琴，來！」

子斌浮沉在海浪中向我招手。

隨着他的呼喚，我就急步的跑起來。

沙灘上的腳印更深了，一個緊接着一個。

當我一躍下海，水就從四面八方湧來。

子斌游過來，我用手拍水濺到他臉上。

他追逐我，我吃吃的笑着游開去。

茫茫大海中，他已全佈下了感情的網，怎跑得了。

他在後嘩啦啦撥响水聲，充滿精力跟隨着。

我已疲乏不堪，手臂無力，漸漸的越游就越緩慢了，小腿也隱隱在作痛。

有一天，我就會這樣精疲力盡的溺死在這情慾海中的，我知。

.....

我沿着石級跑上。

石級好高，也好彎曲。

陽光照落在石級上，我企圖追上陽光，但它總落在我前頭。

當我乏力的踏上最後一級，陽光却被高大的廟宇擋住了。

哩！我頹喪的嘆了口氣，腳底有些站不穩。

子斌在後扶住我。

「跑得那麼急幹嗎？看妳，累成這個樣子。」他喘着氣，埋怨似的說。

他根本就不知我在追什麼？

陰森森的廟堂。

香烟嬈繞，令人有一種神秘感。

和尚那幾顆光頭看了很刺眼。

除了幾個遊客，佛堂內靜得怕人。

「上香嗎？先生。」

小沙彌稚氣的問。

小小年紀有什麼事想不開的？竟然出家了！

我不禁多看了他幾眼，他竟紅着臉。

子斌搖搖頭。「我們只是來看看而已。」

轉向另一邊。

左右兩旁排着幾個高大的神像，原來是四大金剛。

各神像的臉孔極其兇煞，手中拿着各種不同的武器。

往下看，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神像的脚下都踩着一個小鬼，樣子難看極了。

我打了一個寒噤，趕緊別過頭去。

剎那，小時的回憶全湧上心頭。

我記起鄉間出殯時，掛在靈桌旁的地獄百態圖。

一個赤裸的女人，頭下腳上的塞入石磨中，上半身已磨成肉醬，下半身還留在外頭。

圖的旁邊註明：淫婦。

啊！驀然我覺得神像的眼睛在動了，像發現什麼似的，朝我直射來。

我慚愧的垂下頭，有作嘔的感覺。

我迅速的跨出那令人窒息的廟堂。

一手彎地想抓住些什麼，但什麼都沒抓住。

太可怕了，此時，我多需要陽光！

我的手一陣冰冷，摸着自己的臉，也是冷的。從心裏就一直冷到腳底。

「旭琴，妳怎一個人跑出來？來，我們再上去看看，上頭有十八羅漢，玉觀音，如來神佛，太上老君，鍾馗……。」

我雙手緊按着耳朵。「我不想去。」

「去嘛，難得來一次，去看看也好。」

他一點也不畏懼，一點顧慮都沒有。

他從來不想一切將會發生的後果。

他完全沒有責任感，也不接受道德的批判。但這一切我都想，而且想得比任何人都多。

當他再度拉我的手時，我用力的把他的手拂開。

「我說我不要去！」

我從石級上急奔而下。

「旭琴，旭琴……………」

我跑得歪歪斜斜，有幾次差點絆倒。

四大金剛彷彿在後騰雲駕霧追來了。

許多聲音橫空而來，全是高喚着：淫婦！淫婦！淫婦！……………
我跑得更急了。

假期過了，我又回到學校去。

校工傻兮兮的笑着與我說：「楊助教，假期很快樂吧？妳胖了許多。」

我禮貌的點點頭。

胖就表示快樂嗎？真是荒謬。

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東方社會裏，聞肥則喜，聞瘦則憂。個人的哀樂豈是那麼簡單的事？我看不出胖有什麼值得高興的地方？那只是庸人們幼稚的想法。

按一按電鈕，電梯的門開了。

電梯內一共站了六個人。

還有一個同事想勉強擠進，我們把她推了出去。

若她進來，超過重量，電梯就不動了。即使載得起，危險性也很大。

電梯緩緩上升時，一位同事自言自語的說：「如果引擎突然壞了，我們準會摔個半死。」

「只要小心依從牌上的指示，不超過重量，是不會有問題的。」在旁的系主任捻着公事包微微笑着回答那同事。

我想，我與子斌的感情是否已超過重量？

我的心本來就很沉重，渡假回來後，更重了。

電梯要超過六個人的重量才會使它不動，我想我此時一個人就可以使它完全不動。這顆心負荷實在太重了。

感情的指示牌在那裏？是別人沒豎立起，還是不願意看？

若一切都根據指示牌而走，生命多單調與乏味啊！

從小到大，我越過馬路時是從來不看交通標誌的，所以常常引得司機緊急煞車與咒罵。

記得初次進大學時，註冊的新生很多，一直排到學校操場外。

我等不及，就往DOWN的梯級跑上。

半路遇到一個教授，他冷冷的說：「妳不知道這是只准下，而不准上的樓梯嗎？」

我一點也不怕，馬上反駁說：「我等不及；這麼多人共用一個樓梯多不公平。爲什麼這兒要讓它閒着？」

「那妳上去吧。」他不再理睬我。

我剛步上，首批已註冊完畢的學生，就如潮水般的湧下。我被他們擁擠着，又擠回到樓下原來的地方去。

在DOWN的梯級硬要UP，是可能的嗎？

午夜駕車，街上沒有一個行人，交通燈並不因此而失去它的價值。我們不闖紅燈，並不是在於沒有人的問題，而全是發揮自己心中良知的重要。可恨的我就是常常不注重良知的人。

.....

「走吧。」

後面的人推着我踱出電梯。

午後，時間較閒空。

爲了想寫一篇學術研究性的文章，我到圖書館去找參考書。

建雄也在。他常到圖書館裏來的。

「你幾時來的？」我走近他的身邊細聲的問。

「來了好一會。」他露齒而笑。

「來找我？」

「不，找書。」他老實的應道，一點也不隱瞞。我也不介意，他本來就是那麼坦白的。

「找到了？」

「還沒有。」

「我想畢了業，回校找參考書的就只有你一人而已。」

「多着呢，只不過妳不認識而已。妳別捧我。」

我找了個位子坐下。

建雄捧了幾本厚厚的參考書，也在我身旁坐下。

「假期裏妳上那裏去？我找過妳好幾次，妳都不在家。」

「哦，上一個朋友家去玩。」我在撒謊。自從與子斌認識後，本能的我就學會一套隨時撒謊而不

臉紅的本領。

「難怪我找不着你。」他一點也不懷疑。

對這種老實人說謊，只有令我自己感到慚愧。

他是那麼信任我，我却常常欺騙他。

心中感到一陣內疚，彷彿欠了他什麼似的。「要不要我幫忙？」

「若不妨碍妳，請妳爲我摘下這一段吧。」他受寵若驚的指着書中某一頁說。

我依言靜靜爲他抄寫，心中有一種贖罪的感覺。

寫了一半，我下意識的舉起頭。

他正凝視着我。

「怎麼了？」我挑一挑眉毛。

「我喜歡看妳寫字的表情。」

他不止一次對我表示好感了。

從他臉上，我可以想像他內心的思想。

但我怎能接受他的好意呢？

我急遽地把身子轉過去。



他具備了一切少女所需要的條件，有才學，有固定的職業與收入，樣貌雖不英俊，但五官端正。

他是應該找一個文文靜靜的淑女才對，怎偏偏會喜歡我這個闖紅燈的女人？

若他知曉我不是他心目中純潔的少女，他會後悔的。

若他知曉我與子斌的關係，他便會鄙視我了。

我要找個機會向他說明，免得把他毀了。縱使他恨我，我也不管。

像他這種感情豐富與激烈的男人，若受到意外的刺激或挫折，是很可怕的。

我擱下筆，佯裝憶起什麼似的，推椅而立起：「對不起，建雄，我有點事要趕回辦公室去，你接

下去抄吧。」

他竟如犯錯的小學生，惶慌的問：「妳不是生氣了吧？」

「生氣什麼？」我佯裝不解。

「剛才我所說的話。」

「剛才你說了些什麼話？」我索性佯裝到底。

他錯愕的望着我。

不待他再開口，我就搶着說：「我不是隨便生氣的那種人，建雄。你常怕我生氣，爲什麼你就不

問我是否會怕你生氣？」

我逕自走開。

留下建雄滿臉不解與疑惑。

.....

在百貨公司觀覽，想買點東西寄回去給媽媽。

媽常叫爸寫信來說，叫我把這兒的職業辭了，回家去陪她，家裏又不是養不起我。

媽疼我，我知。

但我怎能永遠守在她身旁呢？

鳥兒長大了，總要高飛的。

我選了些不很名貴的布料，給媽媽做一套衣服。媽不喜歡我隨便花錢，但我總得盡一點孝心。售貨員很商業化的向我笑着。

要買些什麼東西送給爸爸呢？我思忖着。

正當我在傷腦筋時，驀然，一個很熟悉的背影閃進我的眼眶。

那是子斌，還有他的太太和三個孩子。

孩子的手都牽着父親的手。

多幸福的一幅天倫之樂圖啊！

我呆呆的望着。

孩子蹦跳着，子斌不知在他太太的耳旁說了些什麼笑話，她吃吃的笑，輕擺着身軀。

我心裏蠻不是味道。

當我的視線落在他太太微隆起的肚子上，我心頭不禁猛然一震。

天啊！子斌愛我嗎？他若愛我，為什麼他太太的肚子又會隆起？

六個，總算是六個了。我憶起在電梯內系主任所說的話。

我是第七個，加進去，總沒得救的。……………

「小姐，這匹布總共十三元八角。」售貨員皮笑肉不笑的把包好的布遞過來。「還要點什麼？」

「哦，不要了。」我緩緩的打開錢包，掏出一張五十元的鈔票。

當他找回零錢時，我沒有數，就放進錢包去。

我不能再想了，頭會爆炸的。

剛一舉步，那售貨員趕緊提醒說：「小姐，妳的錢掉了。」

她俯身爲我撿起。

「謝謝妳。」我漫不經心的謝道。

我一轉身，她又喚道：「小姐，妳的布。」

她把布塞在我懷裏。

我驚奇自己的失常。怎一下會變成這樣失魂落魄的？

一時閃避不及，竟和子斌打了一個照面，我想不到他那麼快就倒轉走回頭。

他見是我，很是驚慌，忙向我打個眼色，叫我迅速離去。

我感到莫名的氣憤，那簡直是一種侮辱。

我不但沒有離去，反而高聲的喚道：「哈囉！邱先生，真巧，在這兒遇到你，與太太一起出來嗎

？」

他的太太聽見聲音，轉過頭來看我。

子斌的臉色變了豬肝色。

「這位是邱太太吧？」我佯裝沒有看見子斌臉上的表情，逕自向他太太打招呼。

「是的，小姐，妳貴姓啊？」她很友善的向我微笑點頭。她有一種少婦的風韻。她穿着一襲很悅目的海藍色洋裝，頓時，令我身上短裙的大紅色黯淡了下來。

「靜儀，她姓楊，是我們大學的校友。」子斌忙搶着爲我們介紹說，彷彿怕我洩露了什麼秘密似的。

「原來是楊小姐。」邱太太禮貌的，與我握一握手。

他們的孩子都很稚氣的喚我楊阿姨。

子斌難堪極了。

太太與情婦一起出場，怎不叫他感到尷尬呢。

他很窘，東張西望，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打發我走才好。

我故意與他太太天南地北地胡扯一番。心中有一股報復的快感。

寒暄了好久，我覺得說夠了，才與他太太話別。「邱太太，不阻碍妳們了，我有事要先走一步。

「楊小姐有空請到舍下來坐談。」邱太太誠懇的邀我說，她彷彿對我產生了好感。

哈，若她知道我在搶奪她的丈夫，她會對我那麼和顏悅色嗎？

背着太太，子斌向我掃來一陣很不解的眼光。眼光略帶責備，彷彿怨我鬧得太過份了。

「我有空一定來，我一定來……」

子斌鐵青着臉，極度的不愉快。

「再見，邱太太。」

「再見。」

我也向子斌一揮手，很熱情的說：「邱先生，再見！」

爲了以免他太太生疑，子斌無奈的向我回說再見，聲音是冷冷而又硬邦邦的。我感到好笑。

這是一幕隱藏着悲劇的活生生的喜劇！

我知道子斌當晚會來找我的。

於是，我很早就熄燈上床睡覺。

他按了好多次門鈴，低喚着我的名字，我就是不理。

他大概以爲門鈴壞了，就用力的敲打着門。

敲門的聲音越敲就越緊，呼喚的聲調也由低而提高。

我仍然無動於衷。

直敲到隔街的孟太太尖着嗓子罵道：「你瘋了？屋裏沒人啊！你再這樣敲下去，死人也會被吵活的。……」

停了好幾秒的寂靜。

他大概快快而走了。

有點不忍心，我從床上一骨碌的躍下，想追他回來。

但當我的手一觸摸到門樞，又緩緩的垂下，何苦呢？

我癱瘓的跌坐在地板上，無言的。

從來沒有一個男人是那樣全部佔據過我的思想，現在突然要把他驅逐出感情的區域外，多難啊！

玻璃窗全關了，窗外的月光照不進來。

室內一片黑暗。我就這樣睡在地板上。

地板上有晶瑩水珠在滾動，那是我的淚水。

建雄常來找我。

他來得很勤。

我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有一天，他大概實在忍不住了，拉起我的手囁嚅的說：「旭琴，我不會說許多美麗動聽的話，我求妳，嫁給我。」

我沒目瞪口呆，我早就料到他會向我求婚的。

我一點也不激動，輕輕地把手從他緊握的手中抽回。

「你了解我？」我平緩的問。

「我們天天在一起，有什麼不了解的？」他直視着我。

「你知道我的過去？」我沒有迴避他那深情的眼光。

「過去的我不想知道，我只要知道妳將會是一個賢妻良母就夠了。」他一廂情願的說，

「你知道我與子斌的事嗎？」我一鼓作氣的問。

「我知道一點點，我想妳不會太認真，他是有太太的人。」

他竟不計較我與子斌的關係？

他的胸懷竟那麼寬大？

「建雄……………」

「別猶豫，旭琴，別的我不能担保，但婚後我一定會使妳歡樂，我一定會的。」

我一時答不出話來。

「旭琴，答應我吧？若妳不好意思說明，點頭也行。旭琴……………」他近乎哀求的說，一點也不給我考慮的機會。

我有點可憐他，他是不應該向我這種女人乞求的。

嫁給他，名正言順，安心的做一個少奶奶。不用像和子斌那樣，偷偷摸摸，永遠見不着陽光，也不用常受精神的虐待與折磨。

但愛是可以轉移與施捨的嗎？

對於建雄，我是憐憫多於愛。但憐憫並不等於愛啊！

若我糊里糊塗的嫁給他，不但是欺騙他，也欺騙自己。

我每次都在撒謊，這回我不想再騙他了。

我掉過頭去。「建雄。」

「旭琴，妳有什麼意見盡管提出好了，別吞吞吐吐的，若有什麼事我可以辦到的，我一定替妳盡量辦好。……」他不耐煩的說。

歇了一陣，我很吃力的說。「……我已不是處女了。」

我說這話的原因是想讓建雄死了這條心。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來婉拒他。

他起先是一怔，但很快的他又恢復了正常。思忖着，他用堅決的口吻說：「只要妳與子斌斷絕關係，不再來往，我不在乎。」

「建雄！」

我怎樣也想不到他會說這種話。

我以爲他定會憤怒的大聲叱罵我，然後奪門而出。

但他什麼都沒做，依然坐着，出奇的平靜。

「旭琴，別再找藉口了，也別再作賤自己。」他柔聲的說。

我還能說些什麼呢？他愛我愛的那麼徹底。但我對他的愛又如何？他一點也不了解。

「旭琴。」他企圖擁抱我。

我用力把他推開，神經質的喊道：「我根本就沒愛過你！」

室內鴉雀無聲。

空氣由凝住而變爲急速的旋轉。

他的臉頰褪成蒼白，兩頰抽搐。

他不計較我與子斌的關係。

他漠視我是否是處女的問題。

他什麼都不在乎。但他却受不了這句簡單到短短只有八個字的話。

他額上的青筋在激烈跳動。

不再看我，他垂下頭，沉重的拖着步伐，走出屋外去。

不再回頭，他是永遠不會再來叩我感情的門了。

碰！門已關上。

把一切多餘的感情都關在門外。

驀然。

的嗒一聲，燈泡壞了。

全室黑暗。

電流通着，但燈泡却發不出光來。

我就是那燈泡嗎？

有許多犯罪的人，見到耶穌的神像，自然而然心中就會慚愧，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遇見子斌的太太後，我就下定決心與子斌分手。不爲什麼，我覺得我應該離開他，勉強的解釋，這大概是「天良」的自發吧。

當我得到加拿大太學允許我註冊入學的通知，我就向學校呈上辭職函。

學校當局知道我是爲了出國深造，也沒挽留我，馬上批准。

子斌聽到這消息趕來。

他在我耳旁說了許多好話，又向我賠了許多不是。其實他一點都沒得罪我。

「旭琴，忍耐些吧，我就要與靜儀離婚了。」

「離婚？我沒要你離婚啊！」

「那妳爲什麼要走？」

「你以爲我走是因爲我不能和你結婚？」

「不然，那爲了什麼？」他很不解。

「子斌，我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理智些，回到你太太身邊去吧？」

「我不明白妳在說什麼？」他直瞪着我。

「不需要明白。我們快樂的相聚，快樂的分手，不好嗎？」

我們都是在街道上趕路的行人。

驀然，濃霧湧來：伸手不見五指。

我害怕極了，隨手就緊抓住身旁的人。

我以爲我已獲得了安全的保障。

但霧散後，我才清楚抓住的不止一人而已，那人的手上還牽着另一個女子，女子手中又牽着三個

孩子。

在抓住的一剎那，我該怎樣向他解釋我當時的恐懼與無知呢？

我坐上無牌的德士已好久，早就該下車了，難道還要等到警察來抄牌，把司機與搭客的名字大大的刊登在報上，讓別人笑話才甘心？

一切的解釋都是多餘的。

「妳不能留下嗎？旭琴。」子斌充滿感情的問。

我別過頭去，決然的說：「子斌，別留我，我還想多唸點書。」

我不敢正視他，不然我會心軟的。

從下午坐到天黑。

盡是子斌一人在說話，我只有搖頭の份。……

放下窗簾，捻亮電燈。

送他到門口。

「不說再見，子斌，過去的不會再來了。」我輕喟道。「我不企求你的諒解，只求你明白你自己

他冷冷的望着我

「旭琴，請記得，若妳在外呆不了，妳回來，我還是要妳的。」

啊！虧他這一句，把我心中對他僅有的歉意一掃而空。

他走了，我一點也不惋惜。

我想到了慈祥的媽媽，她日夜盼我回到她的身旁，現在我不但沒回去，反而離她更遠了。若她知

悉我又將有遠行的消息，不知又要傷心到什麼樣的地步了？

媽很高興，她從小就看着她的女兒天天在長大，但她不知，她的女兒心理上的成長，却是從今天開始的！

驀然，屋裏的電燈全熄了。

這回是電流中斷，燈泡沒壞。

我倚着門樞，遙望着外頭黑暗的世界，一點也不恐懼。

孟太太在陽台上燃起白色的長蠟燭。

她提高嗓門喊道：「旭琴，妳可要蠟燭？我這兒還有一根。」

我興奮的跑到她的陽台下。

她把蠟燭從上拋下給我。

我抖着手，把蠟燭燃亮。

凝視着燭光，室內漸漸暖和起來。

燭光照耀下，我的影子彷彿已立起，立起……………。

15.12.69.

後記

，離開大學的那一年，日子過得實在很黯淡。後來靜下來想一想，與其這樣消沉下去，不如做些有意義的事，於是我開始專心的寫作。

我寫小說有一套自己的寫法，但也尊重別人的寫法。從不說自己寫得最好，也不說別人寫得最差。一個有理智，有責任感的寫作者是不隨便毀譽別人的作品的，只有那些無恥的文棍才會這樣做。最佩服還是那些勇於創新，不落窠臼的創作。但這種寫作者，在我們文壇上，畢竟少見。

本邦的小說實在很落伍，有許多人仍然停留在說故事的階段。其實小說的內容、技巧、題目、表現手法，甚至標點符號，都應迅速加以革新的。寫出的作品，若只投步於別人的腳印下，是件很愚昧與悲哀的事。

收在本書中的五篇小說，都是我所喜愛的、心動的。除了「崩」是獲獎的作品外，其餘四篇都是

我最近兩年來陸續有感而寫下的。每當完成一篇作品時，我總是重讀一番，若不能感動自己，必定將它撕毀或自行投籃。試想寫出的作品，連自己都無法感動，又怎能感動讀者呢？書名與題目都用一個字，並無特殊的意義，只是較易於發揮而已。

寫作是一條漫長而寂寞的路，真希望有更多文藝愛好者與寫作者，能熱烈的加入我們的行列，把文藝的道路，走得更美麗，更熱鬧起來。

在摸索的道路上，難免會遭遇到許多困難。但在思維中，我却擁有自己的王國，我會很富有的，我想。

此書的出版，不敢奢望能在這寂靜的文壇掀起萬丈波浪，但若能牽動一些漣漪，也足於聊以自慰的了。

年輕人邀請年輕人寫序，是符合犀牛出版社的宗旨的，我想；於是特地邀請麥秀兄爲本書寫序，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殊榮。本書能順利出版，百份之九十是他的功勞，從封面設計、校對、印刷到出版，全由他一手包辦，我只是一個供稿者而已。除了感謝，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最後，該感激所有直接或間接關懷與幫忙雅波的朋友們。祝福大家！

雅波

稿于七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山下

COLLAPSE

By Yah Poh



崩

大馬文叢 1

著 者： 雅 波

ONG CHANG POH

4, 1st Floor Jalan Wayang Gambar,
Taiping, Perak.

出 版： 犀 牛 出 版 社 Penerbitan Badak,
47, Nagore Road, Penang, Malaysia.

印 刷： 康 華 印 務 有 限 公 司

定 價： 馬 幣 二 元

一九七二年一月廿日初版 有版權 勿翻印



lan cherpen yah poh • runtuh • kumpulan cherpen yah poh

